

08529

古今

久欲謀歸力不任浮雲
 功名未入屠龍手貧賤
 月下開門微雨過樓頭
 世間萬事俱陳迹空倚西
 菊山詩集
 風關古今



創刊號

294

古今創刊號目次

發刊詞	梁鴻志 (三)
愛居閣勝談	左筆 (五)
記周佛海先生	羅振玉 (七)
雪堂自傳 (一)	經堂 (一三)
康有為與梁啓超	易伽 (一五)
郁達夫與王映霞	許斐 (一九)
齊白石	朱樸 (二〇)
四十自述	楮冠 (二五)
蠶魚篇 (上)	笠堪 (二九)
談清代的太監	海鳴 (三四)
談神仙	夏曼 (三六)
香港追記	汪精衛 (三八)
革命之決心 (古今文選)	(四〇)
編輯後記	

二十八年汪先生與佛海梅思平
陳翠相隨隨身是宗武楊女士及
大妻陳伊蘇芳弟諸氏攝于東京



二十九年冬同佛海先生與
夫人及子女于攝于東京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出版

社長 朱 樸

編輯者 古 今 月 刊 社

發行者 古 今 月 刊 社

通訊處 南京滄甯井時代電報館轉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本刊月出一冊 零售每冊八角

廣告	後封	面	五	百	元
正封	裏頁	後封	四	百	元
裏頁	裏頁	裏頁	二	百	元
全頁	全頁	全頁	一	百	五十元

本刊正向宣傳部申請登記中

發刊詞

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形形色色，無奇不有。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世界上產生了多少英雄豪傑和名士佳人，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和可歌可泣的事蹟！過去的都成史料，現在的有待紀錄，未來的則無從說起。總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世事滄桑，令人感慨不勝而已。所謂歷史，整個的就是一部人類的千變萬化和喜怒哀樂的紀錄。我們——全世界的人們——現在都是這個時代中某一喜劇或悲劇中的某一主角或配角。說一吾人生不逢辰了「茲亂世」等話，似乎太悲觀了一些，但如果說「我們何幸而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等話，則又未免太英雄氣概了吧。

同人等都是些一介書生之類，一面雖是憂國傷時，可是一面却又是力不從心。說句老實話，我們除了一枝筆外簡直別無可以貢獻於國家社會之道。因此，我們就集合了少數志同道合之士，發起試辦這個小小的刊物，想在此出版界萬分沉寂之時，來做一點我們所自認尚能勉為其難的工作。

我們這個刊物的宗旨，顧名思義，極為明顯。自古至今，不論英雄豪傑也好，名士佳人也好，甚至販夫走卒也好，祇要其生平事蹟有異乎尋常不很平凡之處，我們都極願盡量搜羅獻諸於今日及日後的讀者之前。我們的目的是在乎彰事實，明是非，求真理。所以，不獨人物一門而已。他如天文地理，禽獸草木，金石書畫，詩詞歌賦諸類，凡是有其特殊的價值可以記述的，本刊也將兼收並蓄，樂為刊登。總之，本刊是包羅萬象，無所不容的。

我們願闢此小小的園地，以供同好諸公的耕耘。

爰居閣勝談

衆異

網巾

明代男子既冠。髮上咸加網巾。宋元以前無有也。相傳明太祖微行。見之於神樂觀。遂取其式頒行天下。冠禮加此。以為成人。終明之世。三百年未之有改。朱竹垞靜志居詩話。以為有明一代詩人詠網巾者甚寡。獨取崇安藍靜之(仁)三詩錄之。余以為藍山(靜之集名)之外。尚有姚雲東(公綬)。茲並錄之。至關於網巾之逸事。亦附著焉。亦可以考見一代之風俗好尚也。

藍靜之賦網巾詩曰。白頭難掩雪霜蹤。纖手穿成絡索同。映帶暮年微矍鑠。遮藏秋色久蓬鬆。牽絲祇許蛛臨戶。覽鏡翻慙鶴在籠。更與黃花相見好。不愁破帽落西風。又有謝劉蘭室以網巾見惠詩二首。其一云。故人於我最相親。分惠青絲作網巾。鏡裏形容加束縛。眼中綱目細條陳。少遮白髮安垂老。轉視烏紗障俗塵。更與籬冠藜杖稱。世間還有葛天民。其二云。故人念我鬢毛疎。結網裁巾寄敝廬。白雪盈簪收已盡。烏紗著紙畫難如。門臨寒水頻看鏡。籬掩秋蓬不用梳。昨日客來應怪問。衰容欲變少年餘。姚雲東有詠物詩二十六首。書付其子句者。其一則詠網巾也。詩曰。時制烏巾重裏頭。功須挑織線纖柔。目張不為忙中減。

網舉都從頂上收。小岸烏紗頻照鏡。輕籠白髮淡宜秋。共言乞得天孫巧。借問佳人果是不。

明社既屋。清帝入主中原。嚴薙髮之令。網巾遂為無用之物。然遺民之不願薙髮者。甚至並網巾之制亦不忍背棄。而與之俱殉焉。讀戴南山集中畫網巾先生傳。可慨也。傳曰。順治二年。既定江東南。而明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大清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於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時衣冠。匿跡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命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櫛鬢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為之也。今吾遭國破。即死。詎可忘祖制乎。女曹取筆墨來。為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為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為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間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

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為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亡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逾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為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軍至泰甯。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為畫網巾。即以此為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輒強死何益。且夫改制易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况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卒前碎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耶。願死亦有禮。當辭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效。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負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

遂被戮於泰甯之杉津。泰甯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歲時上塚致祭不輟。(下略)

別有網巾一事可資嘔噓者。則所謂琉球人戴網巾是也。吾國舊有此語。蓋以取喻一切勢力強迫之行為。余童而習之。不知所本。及閱清代蘇州李鼎元使琉球記。始知實有其事。亦足見明代奉使海外者。不能懷柔遠人。而橫加裁抑也。李記曰。通事鄭煌(琉球人)來謁。年六十。前度封冊。伊已為通事。因問琉球一切事宜。據云撫夷無他法。惟在積忠信以感之。因勢而利導之。否則有戴網巾之誚。余請舉其辭。煌曰。前明謝杰充冊使時(按明史謝杰傳杰萬曆初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使其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史之不可信如此)。從客有舅某。攜網巾數百事。至則球人冬夏一冠。無所用之。謀於杰。杰乃下教曰。中國人以戴網巾為敬。如冊封日有不戴網巾者。以不敬論。於是球人強售而戴之。故父老相傳。遇事有以聲勢強派者。謂之球人戴網巾。甚矣。一事拂人情。千秋成話柄。可不慎歟。李記之言如此。乃知此語在明代已由琉球傳入福州。故閩人亦婦孺能道。余按李鼎元奉使冊封琉球。事在清嘉慶四年己未。上距明萬曆間謝杰奉使時。已二百載。今距李鼎元奉使之歲。又百四十年矣。俗語流傳。取為善譬。乃知倚恃淫威。遠人自利。既不能箱衆人之口。亦無逃於後世之譏。如謝杰者。可為炯鑒。聖人忠信篤敬蠻貊可

記周佛海先生

左筆

在舊歷新年久陰乍晴的一天，記者承本刊朱社長的介紹，特往拜謁大名鼎鼎的「和平運動總參謀長」(註)周佛海先生。

愚園路中一所半新半舊的洋房，前面包圍着一片小小的草地，那便是周先生的寓宅。記者投片之後，就在樓下的小客廳裏恭候。客廳的四壁懸着汪精衛先生的字和齊白石老人的畫，鐵劃銀鈎，令人神往。廳裏略具椅桌數事，簡單整潔，幽靜異常。當記者正在鑒賞一切凝神靜思之時，不知不覺的忽然周先生已跑進客廳裏來了。

一位體格壯偉英氣逼人的周先生，與記者往日腦筋裏所幻想的年齡很大而道貌岸然的周先生截然不同！周先生的大名至少我已欽仰了二十餘年之久，遠在新文化運動時代，記者就已在國內諸大雜誌上拜讀他的大著，怎麼今日一見，依然丰姿翩翩還是一個青年鬥士呢？

寒暄之後，周先生即一見如故的與記者暢談一切。懇切的態度，爽利的談鋒，在短短的十幾分鐘之內，已將他的豪爽痛快的個性充分地流露出來了。

據周先生自述，他生平唯一的個性，就是心裏有什麼事嘴裏就說什麼話。他不曉得什麼叫做「謀」，更不曉得什麼叫做「術」。此外他還有「三不」個性：即(一)不修邊幅，(二)不事生產，(三)不好應酬。他說他最怕刺頭，不受逼迫是決不肯自動理髮的，所以常常要兩三個月才理髮

一次。一件衣服穿上身後就永遠的穿着，不是他的夫人要他換，他決不會換的。他自己不曉得寒暖，不知道飢飽，每天的飲食起居全是由他的夫人當心照料的。所以每逢他與他的夫人不在一起的期間，他就常常要患傷風及胃病。(記者按：這一點頗有餘杭章太炎氏之作風！)

對於金錢他是素來不很重視的，雖則他的幼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從極困苦的環境中度來。正因如此，所以他現在收入的大部分盡用之於救濟困難的朋友和不宜佈的慈善事業，他說這樣的用錢在精神上是極感愉快的。

他在南京是應酬最少的一個人。不是因為萬不得已，他決不請客；也不是因為萬不得已，人家請他，他決不到。人家知道他的脾氣，以後索性不請他了。所以他晚上是非常清閑的，時以瀏覽書報為消遣。有一天，德國公使飛歇爾氏請他吃飯，問他道：「每次公開的宴會中，何以都不看見你？」他說：「我今晚承你招待，來和你談談，在我是算很特別的。」湊巧第二天有個公開的宴會，德使說：「那麼明天的宴會，恐怕又看不到你了？」他說：「被你猜着了！」說罷兩人大笑。

周先生對於事業方面所感興趣的是政治訓練工作與文化宣傳工作。所以，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期，他做黃埔軍官學校武漢分校的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時蔣中正氏任校長，鄧演達氏任代理校長，張治中氏任教育長。)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年間，他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訓

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長。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他做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八一三事變後，他先在南京做大本營第二部副部長，(按大本營大元帥爲蔣中正氏，第二部所司者爲「政略」，部長爲熊式輝氏，此係戰時體制，始終未經宣佈者。)繼在武漢做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直至和平運動開始時爲止。他說他生平所最怕做者有兩件事：一是外交，一是財政，因他的個性如上所述，既不長謀術又不事生產也。可是當和平運動開始的時候，他就是第一個辦外交的人，國府還都後，他又就第一任的財政部長和第一任的中央銀行總裁，可謂怪極。他又說他最不感興趣的亦有兩件事：一爲教育，一爲警察。當昔年初到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人勸他考高等師範，他不願意，又有人以爲日本的警察辦得好，勸他學警察，他也不願意。可是後來在八一三事變前他在江蘇做了六年的教育廳長，國府還都後又兼任第一任的警政部長，亦可謂怪事。周先生說到這裏時愕然長嘆曰：「天下事的離奇變化，真出人意外！」

後來談到個人的嗜好，他說他最愛讀杜詩，看電影，和遊歷名山大川。可是現在因環境和地位的關係，不能出去看電影和遊覽，至以爲憾。談到此時，記者偶然聽得隔壁悠揚的琴聲，一經打聽，原來是他的女公子在練習鋼琴。提起這一件事，周先生說最近有一個極爲幽默的笑話。原來周女士請一個俄國女人教彈鋼琴，有一天那個俄國女人問周女士的父親是何人，周女士隨手以一張中央儲備銀行鈔票上周氏的簽名示之，那個俄國女人失聲大呼曰：

“Oh, you have a good father!”
周女士立即以極流暢的英語答覆道：

“If he were a begger, then I shall have a bad father!”

在彼此哈哈大笑聲中，記者遂起身告辭，歸來後腦筋裏留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愉快而興奮的印象。

(註)日本報紙及雜誌上對於周氏俱作是稱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周佛海先生墨蹟

雪堂自傳(一)

羅振玉 遺稿

集蓼編

幼罹窮困。壯值亂離。顛沛餘生。忽焉老至。念平生所懷。百未一償。而憂患歷更。譬如食鹽之蟲。甘苦自喻。初不必表白於人。惟念兒子輩丁此身世。閱歷太疏。故書以示之。用資借鏡。我雖學行遠愧昔賢。亦粗足爲後昆表率。且自敘語皆質實。較異日求人作表壯。以虛辭諛我。不差勝乎。辛未秋。貞松人書於遼東寓居之歲寒堂。

子家自先曾祖。由上虞僑寄淮安。至予凡四葉。同治丙寅。六月二十八日子時。生於淮安南門更樓東寓居。乳名玉麟。稍長。先府君名之曰寶鉦。後赴紹興應童子試。乃改名振鉦。字之曰式如。入學後又改名振玉。字叔蘊。上有兩兄。予行居第三。生而羸弱。五歲始免乳。是年入塾。從山陽李岷江先生(導源)受學。一歲之中病恆過半。故讀書之時少。但先王妣方淑人督課嚴。非病臥牀。亦令在塾靜坐。聽諸兄讀書。往往能默記。七八歲。師爲諸兄講授。遂略通文義。師賞其早慧。而慮其不壽。謂先府君曰。此子若得永年。異日成就必遠大。先王妣亦器異之。過諸孫。先王妣治家嚴肅。予幼時生長春風化雨中。故性至馴順。不爲嬉戲。以多病。九歲始學四子書。十三始竟易詩書三經。蓋十歲後病日有加。暇讀之日多。是時初學爲詩文及小論。師頗賞其有藻理。十四五讀禮記春秋。尙未竟。十六乃習制舉文。是歲三月。先府君送兩兄返里應童子試。命偕

孟夏偕內子赴旅順。省先外舅上虞羅雪堂先生振玉疾。歸市抵家。兒輩即以本刊主者索寫軼聞稿告。其後復再三派人相促。初衷雖未嘗堅以不勝任選。顧因旋家之翌日。內子即驟病。吐血盈盎。諸孫復相繼感染時疾。雖無大害。而醫藥罔效。乃不能甯歇提管。未久。復得旅順急電。計告先外舅遼歸道山。中懷愴痛。回溯從先外舅杖履。受業迄今垂五十年。今一旦頹判人天。師恩永無報日。而先外舅一生學問文章。知者固多。若其有關史事者。不獨知者尠。即偶有人知。亦語焉不詳。爰取先外舅集蓼編手稿。先錄副寄本刊。公之當世。此稿雖先外舅自述往跡。以詔家人。然其中頗有清末民初黨國中日之舊事。爲人所未識。校自寫軼聞。其價值固不啻天壤。錄成將寄。或有沮者曰。世事不可知。何必爲羅氏後人多致紛擾？然私意則以爲是非功罪。若由親疏好惡辯之。雖非謹不能窮。若由處境主觀快心爲之。將報復循環無已日。若付之異代史家。則亦不過研史資料耳。且往歲在旅。嘗請先外舅公刊此類手稿。先外舅笑曰。此何可者。待我身後。由汝輩爲之耳。不料一言成讖。是則今即刊佈。亦奉先外舅治命而行。非私爲也。因識緣始于此。願世之讀者。亦但以史料視之可矣。其他先外舅手稿。有關近年史事密勿者。倘遇因緣。或續再校錄副本發表。亦未可決也。

劉大紳謹記

往。時八股文甫作半篇耳。途中病作。至杭而劇。蓋平日嘗病喉腫。至是復大作。水漿不能下咽者十九日。延淮安醫吳村臣治之。下以大黃。得大便。乃能食飲。病時學使太和張霽亭先生(滬鄉)已定期案試紹興。先府君欲令僕送兩兒返里就試。留伴予在杭醫療。適孝貞皇后上賓。國郵停試。而予病亦愈。乃以五月初赴紹興試。試畢先伯兄入上虞縣學第二十四名。予第七名。

入學之年。予制舉文尙未成篇。臨試強爲之。疑必不入格。正場前考經古。試虛極夏熟賦。學使置予卷第一。尋疑童試不應有此作。乃拆封。見年方十六。益疑之。正場提堂面試。並出賦卷。令講釋無誤。疑始釋。試畢。借諸生面講師。詢平日所學甚悉。並告以致疑之事。且勉之曰。予歷試諸郡。未見才秀如予者。然子年尙幼。歸家多讀書。以期遠到。不必亟科名也。嗚呼。師之所以期予者厚矣。

是年。先府君以質庫折閱。適負山積。及試畢。返淮安。數月得藩司檄。委署江甯縣丞。遂往就職。兼謀避債。攜仲兄侍左右。以伯兄天資淳厚。乃命予佐先妣主家政。予少時。足不踰書塾。罕接外人。至是府君將債單。並令司田租者山陽程西屏。一一與予接洽。予閱單不勝憤慨。汗出如漿。初見司田租者。如接大賓。幾不能措一辭。久乃相習。予自揣才力恐不能勝。然但可以紓府君之急。不敢不唯唯。於是畢生憂患。自此始矣。

先伯兄仲兄。均幼聘清河王氏女。是年倩冰人來催娶。先妣以兩兄均年長。勉應之。遂詎吉李冬。典質將事。杼柚已空。至除夕之晨。先妣至予書齋。謂歲暮祀先。尙蕭然無辦。命速爲計。因相對雪涕。予乃急奔走。至日晨。乃得錢四千。於是始慶歲。明年三月。長姊憤於山陽何氏。

旬。有所會。故未逾月。即別置小榻獨宿。後遂以爲常。室小僅方丈許。每夕讀書。榻上置卷帙。范淑人屏當案上物。俾得展閱。已則持衣物側坐。縫紉。兒啼則往撫之。子丙夜就寢。淑人必爲予整書卷。理衾枕。始伴兒眠。往往匝月不通一語。恐妨予讀也。噫。今日更安得見此賢明婦人耶。

淑人廣東連平人。王父讓。江蘇知縣。考玉麟。候選光祿寺署正。妣顏安人。淑人長予一歲。年二十來歸。恪循婦道。值吾家中落。斥裝佐糶。非曰澆灌。刀匕乳哺之事。無不自任之。無怨色。及先兄不祿。淑人出所御金練易錢。乃得入歛。予益服其明大義。家人亦莫不嗟歎。而嫂氏願以爲市恩沽譽。於是家難避興。乃益無生人之趣矣。

自先伯兄逝後。生計益窮。一門之內。氣象愁慘。終歲如處冰天雪窖中。時先王妣深以株守爲非計。私戒予曰。門祚至此。異日能復興者汝耳。汝母以田產由我辛苦手置。誓死不忍割棄一稜。志固可嘉。然愚亦甚矣。亟宜棄產之半。以還急債。俾汝得負米四方。門祚之興。乃可望也。若母子相守。即併命亦何益。汝婦賢明。必能佐汝母。可無內顧憂。汝幸從我言。吾且爲汝母言之。願當時米價賤。一石才二千錢。穀價半之。田不易售。先王妣既以告先妣。先妣許予外出。私念出將何之。姑至金陵謀之。先府君。予婦乃質衣物。得千錢。附錢船往。既至。先府君爲言。方今謀食者。多於牛毛。有仍歲處謁舍。尙未得一枝棲者。汝質然來此。冀以旦夕過之耶。既至。且留數日歸耳。予聞之。且悲且喜。喜者。終不忍以艱鉅獨貽吾母。悲者。天壤之大。竟無一負米之虞也。爲之方寸如割。驟病目(歷兩旬乃愈。左目從此遂瞽)。於是留三日。復附他舟歸。方予行後。適有往金陵者。予婦以歐衣質百錢。手製一錢袋。置其中寄予。備旅中。

又題勉將事。此爲予男女兄弟婚嫁之始。以後間歲有之。加以債家日駘於前。有攜家坐索。累月不去者。於是先妣心力盡瘁無餘矣。哀哉。

光緒壬午。爲鄉試大比之年。力不能赴試。先府君以日者推予命。謂當得科第。官京曹。論勉爲此行。乃同伯兄往。試畢。紆道至白下。省視先府君。因流覽書肆。見粵刻「皇清經解」。無力購買。鑒下爲先府君言之。府君乃以三十千購以見賜。予自入邑庠爲弟子員。自慚經書尙未畢。乃以家事暇補習。至是得此書如獲異寶。聞先輩言。讀書當一字不遺。乃以一歲之力。讀之三周。率日盡三冊。雖觀象授時等書。讀之不能解。亦強讀之。予今日得稍知讀書門徑。蓋植基於是時也。

予自習訓詁考訂之學。於制舉文未能兼蓄。然以先府君屬望殷。遂從山陽杜賓谷先生(秉實)受學。家事旁午。兩月間才作三藝。其一爲龍疏。其仁三句。予詳審書旨。意謂其淵其天。乃狀仁之深。仁無可象。故以天淵喻之。猶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喻道之高深上下。無所不屆。先生極贊文字之佳。而謂三句當平列。方合作法。予乃嗒然若喪。益知所謂中式之難。越數科。至戊子再試。歸而大病瀕死。自是乃絕迹於棘闈矣。

予自十七歲始。率晨興即接見債家。奔走衣食。晚餐後始得讀書。每夕貯膏盈盞。復貯膏他器以益之。及盡與器中膏盡。則晨雞已唱矣。始匆匆就寢。一小時而興。如是者一年。癸未夏。乃得不寐疾。每一瞑目。則一日間語言行動。輒歷歷於方寸間。往而復來。貧不能謁醫。任之自然。羸瘠日甚。至翌春乃漸愈。先妣及先伯兄疑有他故。急爲議婚。及次年孟夏。首妻范淑人來歸。予時尙不知牀簀間事。於是前疑乃釋。

予投室後。不寐病初愈。且資稟素弱。讀放翁「小杜留燈惜養生」之匱乏。至則予已行矣。予既歸。不得已。乃謀爲童子師。得山陽劉氏館。歲脩二萬錢。此爲予謀食之始。已而移帳邱氏及丹徒劉氏。先後凡五六年。館數以漸加豐。然終不逾歲脩八萬錢。

當是時。予薄有文譽。嘗爲人捉刀作書院課卷。予姊夫何益三孝廉(福謙)。嘗以孝廉堂經古卷。屬予代作。詩題爲桃花魚。得桃字。予用毛詩傳。魚勞則尾赤語。有「頰尾不緣勞」句。時校閱者。爲清河崇實書院山長南豐劉慈民先生(庠)。於此句加抹。闕上批杜撰二字。予意詩雖不佳。然非杜撰。偶爲塾屋路山夫大令(經)言之。不知大令固與劉君舊交也。一日慈民先生忽過訪。予頗訝其無端。及接見。先生曰。欽君淵雅。故專誠拜謁。且謝失檢之咎。世之山長。有並詩傳亦不知者。尙可抗顏爲人師乎。實因衰病。遣他人閱之。竟不及檢點。咎實在予。幸山夫爲予言之。且喜因此誤。得與足下訂交。此後試卷。即請代閱。當割歲俸。以供菽水。可乎。予惶恐遜謝。先生不可。曰。契友中無通人可託。故以託某孝廉。致貽笑柄。幸君爲老朽代庖。俾不致再貽論。則爲幸多矣。予不得已。允之。然孝廉堂應試者多父執。恐滋物議。乃請先生秘之。爲閱卷年餘。而却其饋。因先生歲入固不豐也。先生以爲歎。時適海州修方志。先生乃因淮揚道觀察元福。薦予於州牧。觀察爲先生門生。州牧又觀察門生也。先府君時權利海州。予往省。且擬就聘。至則州牧邀予飲。并集州紳商志例。予謂舊志出唐陶山先生(仲冕)手。體例甚善。不煩別作。但爲續志可矣。坐中有石室書院掌教。嘉興姚君廉(士璋)。謂舊志亦多疏誤。宜別撰。予曰。舊志有疏誤。別爲補正數卷。何必改作。州牧爲軍功出身。不知所可否。以予爲其師所薦。雖予。諸紳聞之。亦不擇。予歸以告。

先府君。府君爲官。志局一席。姚山長已與州紳有成議。而州牧忽聘兒。宜其不悅。兒若就聘。此後掣肘必多矣。予乃恍然。亟託辭却聘歸。今日書之。以志前輩虛衷可佩。且以記予當日所遇之輒窮也。

予家無藏書。淮安亦無書肆。每學使案試。則江南書坊。多列肆試院前。予力不能購。時時就肆中閱之。平日則就人借書。閱後還之。日必挾冊出入。當日所從借書者。爲姊夫何益三孝廉。丹徒劉渭清觀察(夢熊)。越屋路山夫大令。清河王壽謙比部(錫祺)。山陽邱子蕃大令(崧生)。吳縣蔣伯斧學部(黼)。予服習經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資考證。山左佐人劉金科。歲必挾山左中州關中古碑刻至淮安。時貧不能得。乃質碑讀之。一紙價錢四十。遂成「讀碑小箋」一卷。又雜記小小考訂。爲「存拙齋札疏」一卷。予婦脫簪珥爲予刻之。此爲予著書之始。尋德清俞曲園太史(德)采予札疏中語。入所著「茶香室筆記」中。於是海內多疑予爲老宿。不知其時甫弱冠耳。

予自授徒後。課餘輒以著書自遣。經史以外。漸及小學目錄校勘姓氏諸學。歲必成書數種。然是時年少氣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恥以經生自稱。頗留意當世之故。雖處困。志不稍挫。好讀杜氏「通典」及顧氏「日知錄」。閒閱兵家言及防河書。自河決鄭州後。直魯豫三省河患頻仍。及張勤果公(曜)撫山東。銳意治河。而幕中有妄人某。假買讓不與河爭地爲說。謂須放寬河身。上海籌振紳士施少欽等。至欲以振餘收買河旁民地。以益河身。予聞而駭然。謂今日河身已寬。再益之。則異日漫溢之害且無窮。乃爲文萬餘言駁之。丹徒劉君渭清見予文。以寄其介弟鐵雲(鶴)時鐵雲方在山東佐河事。予與之不相識也。鐵雲見予文。乃大驚。以所

則予年已二十九。時方究心兵家言。日陳海陸地圖讀之。時我國大兵雲集山海關。以衛京師。沿海兵備頗虛。予慮日本避實搗虛。先襲我海軍。聞者皆笑其妄。乃日本果由金復海蓋進兵。我海軍燬焉。於是笑者又譽爲先識。其實避實搗虛。乃兵家之常。當時乃以是推先識。可謂不虞之譽矣。先妣自連遭兩喪。心力兩窮。及甲午夏。病瘧。尙力疾理家政。後延綿不愈。致成溫濕。予時館宿於外。先妣不許荒館政。令僕告已愈。禁予歸省。一日私歸省視。乃知病勢甚重。因留侍左右。而詎稱晨出夕歸。乃於先妣榻側。置一小牀。俾大兒宿其上。因先妣平日與長孫同臥起也。予則晝夜侍疾。逾半月。疾益篤。昏不知人。而掖衣摸席諸政悉見。至乙夜。六脈垂絕。肢冷至肘。予倉皇叩醫者門。商進參湯。醫者謂病係溫濕。不可進參。謝不處方。予平日深以毀體爲非孝。至是計無復之。乃窮臂肉授季弟。同高麗參兩許。同煎以進。比鷄鳴。則肢冷漸回。六脈亦復。遂且遂發狂。乃復延醫進清熱滋液劑。又月餘。疾始退。臥床者半歲。乃復常。予不解衣帶者數閱月。方先妣病劇時。季妹又以傷寒卒。所遇之窮。殆非人所堪。而予於季妹病。不能加意醫藥。負咎終身。至今回憶。猶中腸如割也。

予自喪偶。初意不復再娶。乙未春。先妣爲聘山陽丁氏女爲繼室。以夏初贅於丁。三日而歸。丁氏之先。蒙古人。山陽大河衛籍。繼婦考荀。山陽廉貢生。老儒也。方范淑人病亟時。語予曰。妾一旦不幸。君且奈何。予曰。俟宿累清。子職盡。當被髮入山耳。淑人愕然曰。夫子負濟世之志。此何可者。且子女將如何。予曰。男由吾母撫之。女以託君母。淑人曰。吾母必善撫兩嬰。然吾家人業。何可久長。妾意期喪畢。夫子即宜續

撰「治河七說」寄予。則與予說十合八九。遂訂交焉。且爲予言於勤果。勤果遂予入幕。以家事不能遠游謝之。然當日放寬河身之說。竟以予文及鐵雲說而中報。此亦予少年時事之可記者也。

自丙戌家難起。予幸以授讀故。晨出夕歸。歸即屏當家事。絕無餘暇。雖有閒見。亦以聲譽處之。予婦則日處閨中。無可避免。所遇則怡然順受。然隱痛深矣。自年二十來歸。九年間。凡生男女各二。皆自乳鞠。長男出嗣先兄。次男生而不育。長女幼多病。撫育至勞。及次女生產後。遂致疾。至壬辰三月。卒以勞瘁亡。是年冬。嫂王氏亦病瘳卒。相距不一歲也。逮歲末。雙槨並舉。同殯於南郭外之五里松成子莊。

淑人明達有先識。嘗語予曰。吾家雖中落。以夫子學行。必再興門戶。但妾命薄。恐不能終事君子耳。老母半生苦節。未嘗勤勞。諸弟必不克負荷。念之滋戚。異日將以是累夫子矣。予驚其言不祥。曰。是何言。人生禍福。安可逆知。使他日果如卿言者。必不孤所託。君聞而慰謝。彌留時。更言之。及君亡後十年。予履境稍裕。事君妣頗安人。先後垂三十年。幸不負所託。嗚呼。十載牛衣。差可酬九原者。僅此而已。

予自辛巳佐家政。至壬辰。凡十有二年。是時予男女兄弟婚嫁始畢。當先長兄姊婚嫁。尙勉力支持。及予聘婦。益拮据將事。勉措十萬錢。備禮而已。後遂以爲率。遺嫁倍之。然即是。先妣之耗心力於子女者。已竭盡無復餘矣。且每值婚嫁。債家益煎逼。至予聘婦日。債家有芮姓老嫗。詛祝於門。亟以禮延入。賓之。始媿而止。至是又值死喪之戚。淑人歿後。長男由先妣撫之。兩女則寄養外家。予乃形影益孤矣。

予少時。兩值兵事。一爲法越之役。予尙在塾讀書。一爲日韓之役。娶。以紓內顧憂。若夫子由此遂餓。妾在九原。亦不暇也。予曰。不慮衣履之事乎。淑人曰。此亦視孺子所遭何如。且妾知君必不爾也。至是予不敢違先妣命。復念淑人遺言。遂違初志。幸丁淑人性亦溫厚。既來歸。即與調頗安人。母事焉。乃擗次女歸。然至是。予之世網。乃益不可脫矣。予頻年以館資家用。所入雖微。然時物價廉。於養不無小補。而債務仍不能清償。自先妣病後。精神不能如前。而憂勞未嘗稍減。予感先妣遺訓。乃泣請於先妣。謂宜割產少許。以紓急難。先妣許之。乃售涇河岸薄田百畝。得錢千餘緡。復割越河腴田百畝。質於蔣君伯斧。貸錢二千緡。以償宿逋之尤急者。於是朝夕耳目。始得稍甯。時我國兵事新挫。海內人心沸騰。予亦欲稍知外事。乃從友人借江南製造局譯本書讀之。先妣斥之曰。汝曹讀壞賢書。豈尙有不足。何必是。且我幼年聞長老言。五口通商事。至今憤痛。我實不願汝觀此等書也。予竊意西人學術。未始不可資中學之助。時竊讀焉。而由今觀之。今日之倫紀蕩盡。邪說橫行。民生況瘁。未始不由崇拜歐美學說。變本加厲所致。乃知吾母真具過人之識也。

予少時不自知其庸劣。抱用世之志。繼思若世不我用。宜立一業。以資事畜。念農爲邦本。古人不仕則農。於是具有學稼之志。既服習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授時通考等書。又讀歐人農書譯本。謂新法可增收穫。恨其言不詳。乃與亡友蔣君伯斧協商。於上海租界農社。購歐美日本農書。移譯以資考究。時家事租安。乃請於先妣以丙申春至上海。設農報館。聘譯人。譯農書及雜誌。由伯斧總庶務。予任筆削。及戊戌冬。伯斧歸。予乃兼任之。先後垂十年。譯農書百餘種。始知其精奧處。我古籍固已先言之。且

歐美人多肉食乳食。習慣不同。惟日本與我相類。其可補我之不足者。惟選種除蟲。及以顯微鏡驗病菌。不過數事而已。至是益恍然於一切學術。求之古人記述已足。固無待旁求也。

自甲午兵敗後。國勢頹挫。人心震疊。南海康君有為。於會試公車北上時。鳩合各省舉子。上萬言書。首請變法自強。並懇強學會於京師。是時亡友錢唐汪君穉卿(康年)。以新進士。不應朝殿試。至上海務報館。聘新會梁君啟超任撰述。譚歐美報紙。載瓜分之說。以激厲人心。海內為之振動。予既至上海。見士夫過滬江者。無不鼓掌談天下事。而時務報專以啓民智伸民權為主旨。予與伯斧私議。此種議論。異日於國為利為害。是未可知。且當時所謂志士者。多浮華少實。顯過滬時。無不署名於農社以去。是宜稍遠之。伯斧聽焉。故在滬十年。默然獨立。不敢與諸志士相徵逐也。

嗣後與汪君交漸深。知汪君固篤厚君子。志在匡時。實無他腸。乃私戒以公等日以民智民權為說。抑知民氣一動。不可復靜。且中土立國之道。在禮讓教化。務安民而已。今日言富強。恐馴致重末忘本。且古者治法。治人並重。今弊在人耳。非法也。至欲以民權輔政府之不足。異日或有冠履倒置之害。將奈何。汪君曰。禮教本也。富強末也。吾固知之。然醫之療疾。急則治標。且伸民權。亦非得已。君不見今柄政者。苟且因循。呼之不聞。撼之不動。此可恃乎。吾曹今日。當務合羣。不可立異。君胡為此言。予知汪君是時尚未悟也。乃未幾。報館中主撰述者某某。以私意忿爭。致揮拳相向。杭人某傷粵人某。於是杭粵遂分黨派。漸成水火。梁君遂去滬。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後戊戌。康君在京。電命上海道蔡和甫觀

康有為與梁啟超

民國十三年間，新會梁任公先生主講國史研究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其時為新會脫離政治生涯後致力於學術研究之一時期，亦即新會聚集其興趣精神於歷史的一時代。按新會的性格，畢生實陷於矛盾及心理交戰中，後生小子，讀其文中名言「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交戰」一語，即可知新會之為人。其人之興趣蓋是多方面的，忽而政治，忽而歷史，忽而哲學；一事未成，即去而就他，故博學而無所成功，終為其一生之大病。吾人今日論新會，覺其當日「新民」體之風靡全國，「飲冰室文集」之洛陽紙貴，均不過一時陳蹟，僅足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一席之地，決不能傳至千秋。然晚年於歷史之研究，則差足為新會文章不朽之一助。

然新會之不朽者，固不在文章，而在於政治，此則鄙人立論之異，所不同於並世諸君子者也。憶新會主講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時，曾於講述人的專傳與歷史的關係，發為最得意之言，略曰：「即如清季民初的歷史，就中人的關係便非常重大，其他可以不言，即如此一時期，少去了一個梁啟超，則歷史便非變色不可。」當時聆講者，莫不心領神會，非新會不能作此語，非新會亦不克當此語，則此時新會之得意可知。

新會於中國二十世紀初葉二十年中之關係，確如所言，重要非常，其最占地位者，厥推戊戌政變與雲南起義兩事，前者在於補助康有為，後者在於鼓舞蔡松坡，一師一弟，先後映輝，均為有功於民族國家之舉。新會

察(鈞)。令汪君將時務報限期交出。及出使日本大臣黃氏(遵憲)過滬。復得電。飭汪君即日交代。至是汪君始悟所謂合羣之說不可恃。而所謂同志不能保始矣。

古今月刊投稿簡約

- (一) 本刊接受外稿。凡掌故，史料，軼聞，遊記，人物，小品，金石，書畫，隨筆，及關於上述各種之畫圖照片等物，均所歡迎。
- (二) 來稿概須繕寫清楚，並須將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註明稿端。
- (三) 編輯人對來稿有增刪之權，其不願者，須豫先聲明。
- (四) 稿費每千字十元，於每期出版後發出。
- (五) 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作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印文集，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六) 來稿除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刊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七) 來稿除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寫明通訊地址之信封外，概不退還。
- (八) 來稿請寄南京遺貴井時代晚報編輯部古今月刊社編輯部，勿書私人姓名。

古今月刊社謹訂

經堂

於此兩者，得一便可不朽，後人又何必斤斤於其文章末技耶？

戊戌政變，康名居首，梁實居主動之地位，以康為梁之師，且康舉進士，梁仍一舉人，地位不同，(科舉時代，進士為入官之正途，乙榜非經大挑特選，仍與齊民之列。)公車上書，古雖有其例，然南宋陳東歐陽澈，終不能保全其首領，高官厚祿，頗非易事。此時之新會，實與康附，故談戊戌政變者，康梁常並為一人。辛亥之後，新會之行動，即與南海脫離，一以復辟醜劇，貽笑百世；一以光復民國，流芳萬世，其行徑殆不可同日而語，此亦新會矛盾性格之長處，與康食一不化之短病，正可互相參看也。

戊戌政變，實為中國歷史之一轉捩點，成功則中國且與日本明治維新相等，失敗則四萬萬人為奴為隸，康梁身當其事，其責任之重，實無可比擬。近日之治清史者，類多譏康梁以不知慎重將事，殆目為少年輕進，而以浮躁責之。實則不然。當時康梁之慎重，決為意中之事。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時康為工部主事，召見於仁壽殿，德宗深以廷臣守舊，阻礙變法為憂，南海即奏請，略謂：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罷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實以卿衛，許其專摺奏事足矣，彼大臣向來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等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復無失位之懼，怨謗自息，即皇上果有聖德之全權而待此輩之大臣，亦祇當如日本特

藩侯故事，設爲華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厚祿以養之，不必盡去之也。南海此奏，雖出於慎重，然傾軋之意，已溢於言表，宜守舊大臣，非哭訴於那拉氏不可。夫康梁僅以一主事與舉人，而欲與根深蒂固之滿漢大臣抗爭，其能假外人之手以脫逃，幸也。其所保舉之六君子；內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及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等，則不幸聯發東市，就中諱劉陽以故家子弟，文章譽滿海內，尤爲時人所惜。按劉陽之死，就中實有一段故實爲世人所不易知，因康梁而附及，并述於此。

劉陽以江蘇候補知府挾八行書走江南，謁運使歐陽某欲得一缺，而某貪鄙無狀，劉陽不能娶其望，遂一憤而北入京師，卒與其難。使劉陽得兩淮一缺，必不至罹此禍，然非如此則其人不得矣。

入民國後，新會與南海之意見日

歧，非復舊日師弟矣。然聲望皆日隆，有一言九鼎之概。洪憲帝制自爲，思得一執筆能言之士爲一言，則莫新會若。因遭湯覺頓寢念益走津沽徵新會意見。新會未及兩人啓齒，即袖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示之，兩人相顧愕然，不敢出一言，顰羽而歸。而新會即於大肆抨擊之餘，問道入演，爲討袁軍之都參謀，底定重慶共和之大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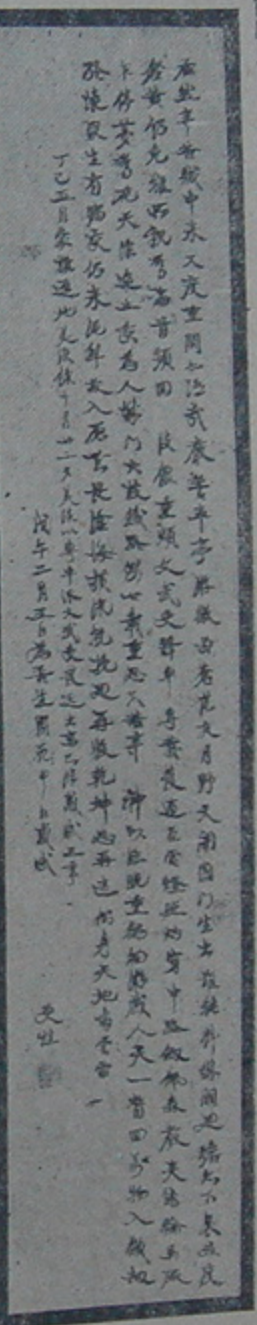
而同時南海却索居海上，倡言帝制必成，蓋南海受德宗特達之知，畢生不能忘，欲假袁氏之帝制，使與民國同歸於盡，然後清室可收漁人之利；彼後又反覆言之，謂討袁之聲譽已成，彼獨夫非失敗不可。一時依附兩

郁達夫與王映霞

新加坡陷落了，不知道投荒在那裏的小說家和詩人郁達夫氏近況若何。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郁氏在新加坡除任星洲日報編輯之外，聽說還兼爲英國遠東情報局編輯一個刊物，月入不薄，常常喝酒打牌，並有和紅舞女某同居之說。不過他的縱情聲色，雖則一半是風流本色，一半却受的家毀刺激，原來他的老太太殉國難於前，他的愛妻王映霞女士別離出走於後，接着是他的哥哥曼陀先生在滬遇難。骨肉間死別生離一而再，怎不使多情善感的詩人悲苦萬狀，強以醇酒婦人，遣此殘生。而母死兄亡妻走的三大痛苦打擊之中，恐怕要算王映霞女士的離去最使他難過。要不是受此一激，他那裏會得遠處異域呢。

現代文人多風流韻事，不過有的隱，有的現，有的有情人終成眷屬，有的恨不相逢未嫁時，更有的合而復離因愛成恨如郁達夫之與王映霞。郁氏原是有婦之夫，並已生兒育女，雖不知他們伉儷是否情深，但從郁氏哭兒一文看來，似乎也不見得怎樣不和。誰知道老天作孽，讓他遇到了麗質天生的王映霞。說王女士是天生麗質，老實說也不過形容溢詞，雖然有人稱她爲中國的瓊克勞馥，其實也只有幾分豔冶。不過王女士也許具有特殊魔力，一和她接近過幾回之後，就不由人不想情迸發。要不然怎會使郁達夫傾心之外，還有另一位文豪的拜倒裙下。

郁王結婚之後，在郁氏大概覺得稱心如意，福如天人，願在杭州的新屋「風雨茅廬」中與嬌妻共度晨昏，詩酒偕老。但在王氏却似覺不然。王女士



此字係中未入夜間... 康南海墨蹟 (橫國主人藏)

者之聞者，受其播弄不少，觀此可知康梁在民初之地位矣。直至張勳復辟之一幕，張以武聖自命，南海則人目爲文聖，此一文武，遂鬧出粉墨登場之怪劇。南海雖頑固，然究是戊戌維新之領袖，何至與一竅不通之辯師共事；此則南海之老朽昏庸。大約南海此舉，已勢成騎虎，有不得下背之苦。同時之新會，則繼段祺瑞入馬廠李長泰軍中，誓師一電，即新會手筆。其時有人語新會曰：足下上馬草檄，誠爲文士得意之舉，然昔日庚公之斯於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令師南海先生從龍新朝，而足下露布討賊，不爲令師絲毫地步，其於師弟之誼何？新會對曰：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我不能與吾師共爲國家罪人也。數年之間，兩度重舉共和，新會均與其盛，則其於政治史之地位，已牢不可拔矣。

易伽

(二月念七日於滬寓)

士在接受郁氏戀情之際，還不過一個小城市的小學教師，「閱人」無多，眼界不廣，覺得爲文學家婦，總算此生不虛。但以後隨郁氏出入交際，目觀關人名公出外的聲勢煥赫，居家的富麗豪華，來與究不過一介文士的郁達夫比較，自不免愈顯得郁氏的清貧黯淡。虛榮之心與奢華之慾人皆有之，原不獨王映霞一人爲然，不過要是王女士冷若冰霜，郁氏友人中又無作非分之想者，那麼即使王女士不耐清貧，也只好自歎命薄，不至於使郁氏有人去家毀之痛。無如王本豔冶，今之名公巨卿又雅愛人妻，聲名不吝，遂落得卿本佳人終至從賊，而使郁氏痛心之餘，遠走異域。

王女士之別有所戀，原在七七以前，不過那時候知者甚少，到二十七年夏郁氏在漢口報上登出警告逃妻王映霞啓事，才喧傳衆口，社會皆知。啓事登出不久，另一啓事又在報上發現，這次是郁氏的道歉啓事，自認神經失常，侮辱王女。原來第一次啓事登出之後，社會大譁，郁氏的友人們更爲抱不平，王女士的戀人原爲現任教育官吏，覺得不但人言可畏，並怕官印不保，復經友人從中調解，乃使王重歸郁氏，但須登一道道歉啓事。此後郁離漢去閩，王亦迫往，郁去南洋，王又偕去。大家方以爲從此愛河波平，可借白首，誰知不久香港出版的大風半月刊上忽發表郁氏的「毀家詩記」(附後)，接着王女士也發表痛罵郁氏的長信，始知夫婦間裂痕一生，終難彌補，從此這一對怨耦，各自分飛，再也不能重圓了。

附錄

毀家詩紀

離家三日是元宵，燈火高樓夜寂寥；轉眼榕城春欲暮，杜鵑聲裏過花朝。

和映霞結婚了十餘年，兩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從沒在兩個月以上的離別。自己亦以為是可以終老的夫婦，在旁人眼裏，覺得更是美滿的良緣。生兒育女，除天殤者不算外，已經有三個結晶品了，大的今年長到了十一歲。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風雨茅廬」造成之後，應編建公洽主席之招，隻身南下，意欲漫遊武夷太姥，飽探南天景物，重做些記述志的長文，實就是毀家之始。風雨南天，我一個人羈留閩地，而私心惻惻，常在思念杭州。在杭州，當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時來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廳長許紹棣君，就係平時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同去，次日午後，始返麗水。我這纔想到了人言之嘖嘖，想到了我自己的糊塗，於是就請她自決。過了兩天，映霞終於揮淚別了許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漢。

千里勞軍此一行，計程戒驛慎宵征；春風漸綠中原土，大纛初明細柳營。碩裏礮聲連作寨，江東子弟妙知兵；驅車直指彭城道，佇看雄師復南京。

水井溝頭血戰酣，台兒莊外夕陽曇；平原立馬凝眸處，忽報奇師捷邳邳。

四月中，去徐州勞軍，并視察河防，在山東、江蘇、河南一帶，冒烽火砲彈，巡視至一月之久。這中間，映霞日日有郵電去麗水，促許君來武漢，我亦不知其中經過；但後從一封許君來信中推測，則許君又新戀一未婚之女士，與映霞似漸漸有了疎遠之意。

清溪會戰紫雲回，照影驚鴻水一隈；州似琵琶人別抱，地猶稽那我重來。傷心王謝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後盃；省識三郎腸斷意，馬嵬風雨葬花魁。

六月底邊，又奉命去第三戰區視察，

不改唐教束，父老猶思漢冕旒。忽報秦關懸赤幟，獨愁大劫到清流；景升兒子終豚犬，帝豫當年亦姓劉。

郁達夫

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團及學校之聘，去東京講演。一月後，繞道至台灣，忽傳西安變起，匆匆返國，已交歲暮。到福建後，去電促映霞來閩同居。宅係光祿坊劉氏舊業，實即黃莘田十視齋東鄰。映霞來閩後，亦別無異狀，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慣，仍返杭州。

在這中間，亦時聞有伊行跡不檢之語，然我終不信。入秋後，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國，我去上海相見，順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許夫人因久病難愈，許君為愛護情深，曾乞醫生為之打針，使得無疾而終，早離苦海。中元後夜醉江城，行過嚴關未解醒，寂寞

會宿金華雙溪橋畔，舊地重來，大有沈園再到之感。許君稱病未見，但與季寬主席等一談浙東防務、碧湖軍訓等事。

風去臺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昴宿，殘宵無夜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七月初，自東戰場回武漢，映霞時時求去。至四日晨，竟席捲所有，匿居不見；我於登報找尋之後，始在屋角檢得遺落許君寄來的情書三封，及洗染未乾之紗衫一襲。長夜不眠，為題「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數字於紗衫，聊以洩憤而已。

敢將眷屬比神仙，大難來時倍可憐；楚澤儘多蘭與芷，湖鄉初度日如年。綠章迭奏通明殿，朱字勻抄烈女篇；亦欲質春資德曜，屢屢初譜上鯤弦。

映霞出走後，似欲重奔浙江，然經友人勸阻，始重歸武昌寓居；而當時飛機轟炸日烈，當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漢壽澤園暫避。閒居無事

八一三戰事，繼七七而起，我因阻於海道，便自陸路入閩；於中元後一夜到嚴州。一路曉風殘月，行旅之苦，為從來所未歷。到閩後，欲令映霞避居富陽，於富春江南岸親戚家賃得一屋。然不滿兩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隨許君上金華麗水去同居了；其間曲折，我實不知。蓋我深知許君為我的好友，又是浙省教育界領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決不會做。但是人之情感，終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慾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於接到映霞和許君同居信後，雖屢次電促伊來閩，伊終不應。

「寒風陣陣雨蕭蕭，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占鳳凰巢。」

這是在福州王元君殿裏求得的一張籤詩，正當年終接政治部電促，將動身返浙去武漢之前夜。詩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當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連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龍泉麗水。但到了第三天，許君自金華回來，將於下午六時去碧湖，映霞突附車

，做好幾首詩，因易君左兄亦返漢壽，贈我一詩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侶」句，所以覺得慚愧之至。

猶記當年禮聘勤，十千沽酒聖湖濱；頻燒絳蠟遲宵柝，細煮龍涎澆宿熏。佳話頗傳王逸少，豪情不減李香君；而今勞燕臨歧路，斷腸江東日暮雲。

與映霞結合事，曾記在日記中，前塵如夢，回想起來，還同昨天的事情一樣。我馬關關為國謀，南登太姥北徐州；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樓。絕少閒情憐婉女，滿懷遺憾看吳鉤；閩中日課陰符讀，要使紅顏識楚仇。

映霞平日不關心時事，此次事變，猶以為係一時內亂；行則須汽車，住則非洋樓不滿意。伊言對我變心，實在為了我太不事生產之故。

貧賤原知是禍胎，蘇秦初不慕顏回；九州鑄鐵終成錯，一飯論交竟自媒；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殘心篆看全灰；明年陌上花開日，聽聽人歌緩緩來。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飯後，許君來信

中(即三封情書中之一)，敘述很詳，當時且有港幣三十七萬餘元之存摺一具交映霞，後因換購美金取去。

並馬汜洲看木奴，粘天青草覆重湖；向來豪氣吞雲夢，惜別清啼啞鷓鴣。自願馳驅隨李廣，何勞叮囑戒羅敷；男兒只合沙場死，豈爲凌烟閣上圖。

九月中，公治主席復來電，促去閩從戎，我也決定爲國家犧牲一切了，就隻身就道，奔赴閩中。

汨羅東望路迢迢，鬱怒能催火未消；欲駕飛濤馳白馬，瀟湘浙水可通潮？

風雨下沅湘，東望汨羅，頗深故國之思，真有伍子胥怒潮衝杭州的氣慨。

急管繁絃唱渭城，愁如大海湧邊生；歌翻桃葉臨官渡，曲比紅兒憶小名。君去我來他日訟，天荒地老此時情；禪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帶水行？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樓，聽江西流唱高唱京曲『烏龍院』，終於醉不成歡；又恐他年流爲話柄，作離婚

此身已分炎荒老，遠道多愁驛遞遲；萬死千君唯一語，爲儂清白撫諸兒。

建陽道中，寫此二十八字寄映霞，實亦已決心去國，上南洋去作海外宣傳。若能終老炎荒，更係本願。

去年曾宿此江濱，歸夢依依繞富春；今日梁空泥落盡，夢中難覓去年人。

宿延平館舍，係去年舊會宿處。時僅隔一年，而國事竟一變至此。

千里行程暫息機，江山依舊境全非；身同華表歸來鶴，門掩桃花謝後扉。老病樂天腰漸減，高秋樊素貌應肥；多情不解朱翁子，嗚俗何勞五壯騅？

船到洪山橋下，係與映霞同遊之地，

如義心樓之貼沙，爲映霞愛吃的鮮魚，年餘不到，風景依然，而身世却大變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傾倒於許君，也因爲他是現任浙江官吏之故。朱翁子皓首窮經，終爲會稽郡守，古人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

一紙書來感不禁，扶頭長夜帶愁吟；誰知元鳥分飛日，猶憶鸞鴦未死心。秋意著人眼裏

齊白石

許斐

一代藝人齊白石，今年已八十一歲了，他自署九九翁，藝林則呼之爲白石草衣。昔譚南田亦以草衣名。齊曩年以雕花匠受知於於王湘綺，拜門學詩，其天才竟在諸弟子上，王極讚其能以俚語入詩，化腐朽爲神奇，嘗以白石草衣稱之，所以他至今仍有這雅號。

湘潭星塘老屋，是齊的故居，樹木清幽如張碧幕，早春花發冷豔逼人，點綴得這村中仿若仙境。五十年前這裏住着一位舉止瀟灑，丰神俊逸的畫家。小樓人靜，臨窗作畫，花樹生自腕底，草蟲躍然紙上，自得藝人之樂。畫案之側，常有一個盈盈含笑的垂髫女郎爲之按紙研墨，一面天真無邪地向他說：「齊大哥，你畫的畫真好，好得像你這個人一般。」

「小姑娘，你唱的歌真好，也好得像你這個人一般。」畫家仿着她的口氣打趣着她。

「你畫張好畫送給我可好？」

「那當然是可以的……你也唱支好曲報酬我可好？」

於是畫家下筆颯颯地畫了給女郎，那女郎也吐着啾啾鶯鶯唱了一段山



白石老人小影

白石自幼美丰姿，鄉里有齊美人之稱，平生擲果盈車的故事很多。但受了禮教的束縛，不肯落人褒貶，常常辜負了一片美人心。此詩第二章乃懷念另一佳人而作，那時他已薄有時譽，在故鄉購置山地，備供贖薪。山主人有女美而慧，顧盼傾心，他亦覺彼殊善解人意。然而這祇是過眼雲煙，徒供餘夢之回味而已！

他現在年登耄耋，而精力未衰，目光不眩，所以工筆蟲草，較前尤見精進。他在國畫界與吳昌碩爲南北兩宗匠。自吳歸道山後，此老魯殿靈光，巍然獨存，所以求之者益衆，海上榮寶齋有寄售，前年一幅值百餘金者，今年已升至千元左右。這一半由於南北匯價的關係，一半也因大家感到夕陽雖好，恨不多時，就彌覺時不可失了。

歌。她一面唱，一面抬着粉嫩的美菱，掠着如雲的美髮。

五十年後這位畫家成了大名，那女郎不知去向，回首前塵，有如隔世。一天他對着梅花盆景，不禁悵觸前情，乃賦梅花詩二首：

玉璫絨札阻兵戈，隔得蓬洲奈遠何。
怪殺清時虛過了，畫餘茶後聽山歌。
賣山老叟黃茅堆，空谷佳人去不回。
風月從來無定主，對花須盡一千杯。

四十自述

朱 樸

寫傳記文最難，寫自傳尤難。因為這種文章最重要的是述事實，說老實話，所以最不容易寫得好。過于謙遜，固然可以不必；過于誇張，則亦未免近于無聊。



一九一八年瑞士名畫家 Oscar Lagan 在日內瓦為作者所造之象

四五年前在香港的時候，宇宙風編者約我寫一篇「自傳之一章」，當時我想：以一個三十多歲這樣渺小的我，學問事業，兩無足稱，有何資格寫這種題目的文章？考慮再三，終於婉言辭却了。

高等小學畢業之後，先父以家境不裕，命我棄學就商，我堅示不願。可是先父已託我的族兄在蘇州一家某紙店內為我找得了一個學徒的位置，堅令前往，我當時因不忍拂命，勉強赴程，結果到店後不滿一日，終於逃回了家鄉。

經過了這一個刺激之後，我的求學之志，愈益堅決。恰巧那時龔伯威先生在吳江中學教書，先父經他的勸說，遂勉籌學費，命我赴吳江中學讀書。不到一年，無錫輔仁中學開辦，因近便的關係，我遂轉學入輔仁中學。一年後，吳淞中國公學復校招生，我大胆往試，不料居然考取為商科大學一年級生了。

那時候先父的年齡日高，精力漸感不支，筆墨所入，僅能勉供日用，我最初赴滬的旅費及學費，都是他從親友處東借西挪勉強集來的，所以當第一學期完畢後，他向我說絕無餘力再可以供給我讀書了。我目賭斯狀，一面痛感老父負擔之重，一面益堅繼續求學之志，且夕思慮，束手無策。當時無錫有一個新興的大資本家榮德生氏（即梅園主人），名聞遐邇，聲勢赫赫，我久慕其名，遂親往西門某廠拜訪請求他每年資助學費一二百元，不料晤面後竟遭他聲色俱厲的嚴辭拒絕。我于失望之餘，一時立在他的廠前的一座石橋上想跳河自殺。後來忽然轉念一想，世間決無絕人之路，我必定要努力奮鬥，決不可如此怯懦，匆匆返家後即寫一封長信致中國公學的教務長劉南陔（秉麟）先生，訴述我的苦況。數天後接到他的回信，這一封信給了我安慰，給了我希望，並奠定了日後一切的基礎。

劉先生那封回信的措詞是那麽樣的委婉和那麽樣的勉勵，使我此生將永不能忘！他勸我不要悲觀，要奮鬥，他答應盡力的為我設法，勸我先回

時光如駛，忽忽四十之年已逝，撫今追昔，不禁惘然。這三四年來我的變動太大了，雖然學問依然，事業依然，可是我的家庭，却已整整的摧毀了一半！

「一年之中，妻兒兩亡，人非草木，誰能遺此？」這是我最近寫給北平友人某君信中的幾句。這寥寥十六個字足以說明我目前的遭遇和心境。因為目前的這樣遭遇和心境，遂勾起了我對於過去一切的回憶。數月以來，每當獨居斗室閉目靜坐之時，從自己幼小入學時起一直到現在我第二個兒子開始入學時止，這三十多年凡是我腦筋裏所能記憶的東西，一幕一幕的湧呈在我的目前：

我是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生於江蘇省無錫縣景雲鄉全旺鎮的，祖上歷代讀書，所以可謂是「書香門第」之子孫。先父述珊公為名畫家，先母過孀人在我三歲時即棄養，所以在我的腦筋裏一點印象都沒有，可謂生平之一大憾事！我于七歲時開始進小學，以天資尚不愚鈍，成績向來不壞。祇是身體孱弱多病，往往時讀時輟。識字後第一次看的小說是三國志，因此引起了以後對於這類書籍的特別興味。

十歲以後由鄉間到城裏進著名的東林書院（高等小學），因得當時國文教授龔伯威先生的特別賞識，對於國文一門，進步最快。其他諸門，並無成績，尤其對於算術一門，最感頭痛，所以成績也最惡劣。

到學校裏再說。

回到上海學校之後，（那時中國公學的校址在威海衛路，尚未遷回吳淞。）劉先生派我管理打字機室的職務，免了我的學膳宿費。又承諸教授如已故的朱進之先生及楊端六先生馬寅初先生等資助書籍費，同時我自己開始從事譯述，向各大報紙及雜誌投稿，換取少數的零用。記得我第一次譯了一篇王爾德的小說在東方雜誌登出來的時候，我的快樂好像中得了頭彩！

在中國公學時我認識了生平唯一的好友孫寒冰先生。他與我同年，同班，（同學兩年後他轉到復旦大學去的。）同性情，同志趣，同嗜好。他的學問勝我百倍，他對於學術界的貢獻也勝我百倍，這都是世人共見的事實。可是不幸他竟于前年在重慶猝然去世了，言之痛傷！

民國十一年夏季我于中國公學第一屆商科畢業，畢業後想籌借一千元赴美國工讀，結果到處碰壁，不克如願。後來承楊端六先生的厚意，介紹進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社任編輯，那時我年僅二十一歲，此為我踏進社會做事之開始。

東方雜誌社的酬勞很低，月僅三十五元，可是因為筆墨生涯深合我的志趣，且頗承主編錢經宇（智修）先生的青睞，所以精神上尚感痛快。同時與諸同事如李石岑鄭振鐸先生等聚居一室，終日談笑，至今迴憶，頗有餘味。（時東方雜誌與教育雜誌小說月報婦女雜誌等同一編輯室。）

在東方雜誌做了一年多的編輯，承衛聽濤（瀚）先生的介紹，到北京英商麥加利銀行華帳房任職。時華經理（即賈辦）是金拱北（城）先生，是有名的畫家，所以賓主之間，亦頗相得。

民國十三年三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病歿于北京，我在人山人海的中央公園中參拜遺容，深受感動，因于是年加入國民黨。

十五年夏，先父棄養，我在京接到病危的電報後趕程南下，返鄉時已不及親聆最後之遺訓。不孝之罪，百身莫贖！喪事料理後，自顧孑然一身，出國之念益決。旋即辭去北京麥加利銀行職務，應友人潘公展張廷瀾二先生之招，任上海特別市政府農工商局合作事業指導員之職。後復因友人余井塘先生之介紹得識陳果夫先生，陳先生對於合作事業頗為熱心，因見我對於合作理論有相當研究，遂于十七年夏以中央民衆訓練委員會的名義，派我赴歐調查合作運動，于是渴望多年的出國之志，方始得償。

當我出國的時候，我開始對於政治感到無限的興趣和希望。那時國民黨中有所謂左派與右派之分，左派領袖是汪精衛先生，右派領袖是蔣介石先生。我對於汪先生一向有莫大的信仰，我認爲孫先生逝世後祇有汪先生才是唯一的繼承者。那時候汪先生正隱居在法國，我在赴歐的旅途中，且夕打算怎樣能夠追隨汪先生爲黨國而奮鬥。

有志者事竟成，到了巴黎數月先認識林柏生先生，再經幾個月肝胆相照的交誼，才由柏生兄介紹晉謁汪先生。我記得第一次謁見汪先生時是在會仲鳴先生的寓所，此情此景，如在目前！

我自得識汪先生後精神上受到莫大的鼓勵。在巴黎數月的期間內，除數度拜謁合作導師季特教授 (Prof. Charles Gide) 暨參觀各合作組織外，並一度赴倫敦參觀國際合作聯盟會及各大合作組織，復一度赴日內瓦參觀國際勞工局的合作部，得識該部主任福古博士 (Dr. Faquet) 及幫辦哥命爾氏 (M. Colombain)，相與過從，獲益不少。

召赴會，晤昔日老師楊端六馬寅初先生等，闊別多年，自問學無寸進，至爲愧怍。

是年十一月九日，長兄榮昌誕生。

二十三年六月，我奉汪先生命作第二次出國之遊。先是兩年的時間，我以不常赴京，留滬時多，所以僅僅掛着行政院參議，農村復興委員會專門委員，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等名義，實際上並未做什麼事，虛擲歲月，極爲愧恨。這一次是以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特派考察歐洲農業合作事宜的名義出國的，汪先生因該會經費不充，所以再給我一個駐丹麥使館秘書的職務。我赴歐後先到倫敦，適張向華 (發奎) 將軍亦在那裏，闊別多年，暢敘至歡。數日後我隨他到荷蘭去遊覽。後來，張將軍離歐赴美，我即經由德國赴丹麥。我在丹麥三四個月，普遍參觀了丹麥全國的各種合作事業，所得印象之深，無以復加。(曾撰丹麥印象記一文，在中報月刊上發表。復有關於考察丹麥合作之報告，在農村復興委員會會報上發表。)

這一次的出國與第一次的出國情緒大爲不同。當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孑然一身，懷有破釜沉舟之志。第二次則不同了，僅僅短短的數月，而懷念妻兒，無時或已。我想接他們出來，因即于是年十二月經由美洲返國。

可是回國之後，因種種的關係卒致不能重復出國，至今思之，不勝悵然！

二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次兄慶昌誕生。

這時候張向華將軍在浙江江山新就閩浙皖四省邊區清剿總指揮之職，因見我在滬閑居無聊，來函相招。于是以一介書生，乃勉入戎幕。幸承

十八年春，陳公博先生由國內來巴黎，我由汪先生的介紹，初次認識。後來我陪他到倫敦去遊歷，兩星期後陳先生離英他去，我即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聽講。

這時候國內正醞釀着熱烈的倒蔣運動，一般人都希望汪先生返國主持黨國大計。數月後，汪先生終於返國了，不公開的回到了香港。

我于夏秋之間奉了汪先生的命返香港，到港的時候正值「張桂軍」猛烈進攻廣州的時候，消息傳來，至爲興奮。不料後來張桂軍因軍械不濟的關係，事收垂成。

軍事失敗後，汪先生絕不灰心，頗注意于宣傳工作，遂命林柏生先生陳克文先生與我三人創辦南華日報，(柏生兄爲社長，克文兄與我爲副社長。)後我復兼主編南華評論之職。現在南華日報已有十二年之久歷史，這是人人所共知的。

十九年夏，汪先生應閩錫山馮玉祥二氏的邀請，離香港赴北平召開擴大會議，我亦追隨同往，任海外部秘書。同時並與會仲鳴先生合辦蔚藍畫報，頗獲當時平津文藝界之好評。

是年冬，汪先生赴山西，我奉命重返香港。道經上海的時候，由孫寒冰夫人的介紹，因識先室沈瑞英女士。

二十年春，汪先生赴廣州主持非常會議，我被任爲文化事業委員會委員。同年十月，甯粵南方代表在滬開和平會議，事先我奉汪先生命赴滬辦理宣傳事宜。

二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在滬結婚，時適值二二八事變，京滬交通斷絕，我無法赴京追隨汪先生，遂留滬閑居。後來國難會議在洛陽開會，我被

他特別通融，除了陪他讀英文，打網球，和出巡的時候終日追隨外，別無他事，所以精神上尙感痛快。尤其是跟了他得遍探四省的名蹟，飽餐天台雁蕩之勝景，至今回憶，猶認爲是生平之一大樂事。

二十六年春，我復奉汪先生命爲中央政治委員會土地專門委員再兼襲上海中華日報筆政。秋間八一三事變發生，我奉柏生兄命重返香港主持南華日報筆政，乃舉家南行。

不久柏生兄亦由滬來港，創立蔚藍書店，組織國際編譯社，同時梅思平樊仲雲諸先生也先後加入，人才濟濟，盛極一時。那時思平兄主編國際叢書，仲雲兄主編國際週報，我則主編國際通訊，工作相當緊張，成績無可觀。

二十七年十二月廿九日汪先生離港發表，于是和平運動，立即展開。我被派秘密赴滬，從事宣傳工作，經二二個月之籌備，和平運動上海方面的第一種刊物「時代文選」，遂于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是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國國民黨在滬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我被選爲中央監察委員，復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同年八月至九月間，我接辦上海國際晚報。(後因工部局借故撤銷登記證而被迫停刊。)十月一日創辦時代晚報，由梅思平先生任董事長，二十九年九月一日遷南京出版，以迄于今。

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國府還都，我被任爲交通部政務次長。先是中央黨部也已將我調任爲組織部副部長。五月二十六日中國合作學會在京成立，我被推爲理事長。

自二十八年冬日起，先室多年不曾注意的心臟病突然發作，遂請中日

名醫診治，時愈時發，毫無希望，終于今年（卅年）一月十一日在滬寓逝。七月間，我因為長兒榮昌平日太過用功，兒覺昌身體不很健康的緣故，送他們到青島去小住。不料八月十九日長兒榮昌初以飲食不慎突患痢疾，繼以看護疏忽及誤于庸醫，竟于十月十六日歿于青島！

今年是我四十歲，在我生日的那一天，親友中有來賀我「初慶」的，真令我啼笑皆非。回憶過去的數十年，雖亦嘗飽經憂患，諸事拂逆，但中心愉痛，從未有如今日之甚。一年之中，最親愛的去了兩個，（前者之病，尙在意中；後者之病，實出意外。）這恐怕是無論何人所難堪的吧！我自二十歲後，頗信命運之說。回憶二十一年的一年中得妻得子，今年的一年中喪妻喪子，十歲幸福，毀于一旦，若非命運，何其巧耶？

這一個半月以來，我痛定思痛，萬念俱灰；終日徬徨，已經喪失了做任何事的勇氣。好在上述所擔任諸職，如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及交通部政務次長，都早已先後辭去，至于目前所擔任的如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等職，事務比較清閑，于我目前心境，尙覺相宜。

我生平時用以自勵的格言是「澹泊明志」四個字，對於權利二字，素不重視；又大概是因身體衰弱的關係，對於世間一切，都抱悲觀消極的態度。我好與人家說笑話，人家看見我常常嘻嘻哈哈的或者很少能察出我內心的隱痛。又以口鋒太銳利之故，或者無形中要得罪人，亦未可知。其實，我自以為是秉性十分忠厚的。（我之所以特別痛惜長兒就是因為他秉性忠厚的緣故。）我又因自己出身貧苦，所以對於貧苦的人，一律抱有同情之心。我對於厚我的人從不忘記，且時懷報德之心；對於薄我的人雖亦很難忘記，但總想設法忘記，並且從無報復之念。

蠹魚篇（上）

老殘遊記裏的老殘，搖着串鈴在山東半島走來走去，到了聊城，想去柳家訪書，不料却碰了個大釘子。原來柳家把書都鎖在楠木書廚裏，任何人都不能翻動。老殘悵悵之餘，就題一首詩：

「滄葦遼王士禮居，藝芸精舍四家書；一齊歸入東昌府，深鎖幽篋飽蠹魚。」

這裏，老殘很有感慨。其實，這在中國，原是十分普通的事。「掩藏秘器，愛護家珍」，一向被視為美德。如拳師教徒，必留一手以自衛；藥店裏秘製的丸散膏丹，向來是傳媳不傳女的，因為女兒雖然住在自己家裏，却已經算是別人家的人了，無論訂了婚沒有。古書是寶貝，其價值似乎並不在什麼「天王補心丹」之下，所以老殘的碰釘子，簡直是當然的。

記得前幾年的「文學」上有巴金先生的一篇題作「書」的散文，裏邊很對國立北平圖書館發了幾句不敬的牢騷。這座宮殿式的圖書館，我在幾年前也曾去瞻拜過。是春假裏到北平旅行時去看的。沾了團體的光，被招待到樓上的書本室去「轉」了一下，一冊冊的古書，都擺在玻璃櫃裏，上面貼着不許翻動的禁條，其實，櫃子是已經鎖起來了的。那裏邊就放着外國人、大官、豪紳所檢剩下來的那堆卷子，我輕輕地一掠，看着那古色古香的紙色，渾厚的唐人筆跡，已覺得非常滿意了。好像是見了只有大官和外國人才配看的東西，真是「三生有幸」。不過那部「金瓶梅詞話」有沒有

當榮兒病重及病歿的時候，我在上海寫信給京中至友周佛海梅思平夏奇峯三位先生，有幾句話道：「人生本如一夢，而弟所夢者乃一惡夢；人生又如一戲劇，而弟所演者乃一悲劇。」這足以表現我當時及目前內心的情緒。

以上所述，簡略的將四十年來我的生平，作一個輪廓的記載。敘的是「事實」，說的是「老實話」，絕無半點虛偽，或能勉符所謂自傳之旨歟？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晚草于滬寓。

白石如夫人小字寶珠，為名家侍婢，其主人把她嫁給這六十老翁時雖覺得平步青雲，終以年齡相差太遠，擔憂不能偕老白頭，而孰知她生男育女，唱隨已二十年，而且已扶正做了夫人。前年她又誕生一子。時白石已七十八歲，枯楊生稊，鍾愛逾恆，命命靈根，以資紀念。史學家王君為攝一影，並跋云：

白石翁慈祥懋，發為詩文，推而至於書畫金石。故其論理指事，狀物寫景，咸能得性情之正。昔孔子云：有大德者乃能有其名，有其壽。予謂其德有其壽，而後其名乃能與德壽並茂，此徵之古聖賢哲而然也。翁年今已躋於耄耋，名滿天下，而矍鑠康健，仍不減於盛年。此非大德大壽者而能至斯歟？今歲夏余由上海至北平，謁翁於借山館中，喜翁矍鑠康健而德名壽之未有量也，爰為翁製斯圖。其侍翁側而立者則為翁第七公子，時公子才三齡，頭角崢嶸，他日事業，必能躋美翁志，以福利家國，而與翁之德名壽後先輝映，圖成，因識數語。三十年十月五日。

他接到此圖後，怡然自喜，翌日即作一畫貽之，越數日他再展視此圖，又想到要謝他，復作一畫與之，如是者三次，年老健忘，復以愛憐少子的緣故，遂使王君以一幀照相，易得三幅名貴的工筆畫。真可謂難得之遇了。

楮冠

擺出來，記不清了。也許是爲了「風化」的關係不會拿出來也不一定。總之，那時，我已經爲敦煌卷子所震，有些「神智不清」了。

不過據常住在北平的朋友們說，他們市民是沒有資格看這些古書的；除了教授及特認的學者以外。而雜誌室所陳列的中西雜誌都是三四月以前的。因爲新到的畫報之類，先要由館長、主任的少爺小姐少奶奶……去看的，是的，這也是當然的。

北平圖書館是始於「光緒季年，張文襄管理學部。乃奏請開館於京師，設官定制……」的。繼承了內閣大庫的舊藏，不過「其中宋元秘籍，殆數百種，惜其年湮代遠，闕失弘多」了（傳增湘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序）。魯迅先生曾經慨乎言之：「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其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這裏闕失的多半是偷去的。」「典藏之吏」們也都往往藏着些宋板書。以前是還不敢明目張胆的拿出來，後來居然也向外誇揚，印了書影出來，那上面就往往有「乾隆御覽之寶」「天祿閣鑒」之類的圖記，說明着它們的來源。」

明明的那承襲，著有「滄生堂藏書訓約」，文章寫得平易近人，是頗氏家訓一流的作品。那君就生恐辛苦搜來的書的亡佚，手訂了許多預防的法門：「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

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則以家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盡損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閣外。書目視所益多寡，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誦，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這些話在邵君說來，覺得十分誠實，所以好。不過後來想想，到底也是有些疑。不過還有更厲害的。如在明錢叔寶手鈔陸氏南唐書的目錄頁上，就有這樣的印文：

賣衣買書志亦迂，愛護不異隨侯珠。
有假不返遭神誅，子孫驚之何其愚。

這裏就充溢着橫眉苦臉的神色，較之邵君，自然要遜一籌了，不過，雖然說得這麼兇，身後也終於不免亡失。

不久以前曾經哄動一時的販賣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現在是已經由商務重排行了。我跋這部書有四首絕句，今舉其二：

詞山曲海等塵沙，散入黃汪又趙家。
莫向春風羨燕子，更誰解唱後庭花。

武康山下鬼聲哀，也是國中歷劫來。
何事明珠遺百一，不隨滄海月明回。

這末一首說着一個故事。錢曾讀書徵求記卷二地理輿圖門有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一條，後云：「清常殺，其書盡歸牧翁。武康山中，白晝鬼哭。嗜書之精爽若是。」這在無鬼論者看來，自然是笑談。然而也正不妨援例稱為佳話的。

其餘像這種「佳話」正多。忘記從什麼地方看見過有人以待妾易宋板

有一天偶然走進三馬路一家舊書舖，看見裏邊的「老板」拿着一部明本王實甫的北西廂在那裏開講，如何十幾年前他把同樣的一部書用一百五十元的價錢賣給董康，董就影印出來算是元本西廂記，還附上一份別本的插圖。（這一些鄭振鐸氏有辨證）算是源源本本，好像目錄板本學的教授的講授。而我無意地看見了這值幾千元的「元本西廂記」，真是有幸得很。這種以學者出而的人物，還有另外的一種附業，就是為書店老板作廣告。如果某書得到他們的一篇跋語，加以吹噓；或者就是口頭上的誇示也好，拿到圖書館或者只看名人題跋的「收藏家」處，就可以賣得善價，這裏面的交相為用的精義也真非數語所能盡。

他們對書籍的評價，大概可以借用傅增湘氏的話來說明：「或謂宋元舊刊，藏家所向，沿及近日，計素論錢，珍同球璧。因貴其探源之古，亦由於傳世之稀。」這末二句是妙語所在，最後一句是所謂主中主，實在可以說「藏書家」的精神，盡在是矣。

袁寒雲是「洪憲皇帝」的第四「太子」，名克文。與「大太保」克定不相得，而又頗放情於詩酒，於是一般人頗有以曹家兄弟相比者。他跨項城的帝制，非常反對，有「應愁高隱多風雨，莫上瓊樓最上層」之句，傳誦一時。他也喜歡買些宋板書，那意思大抵與玩弄票相似罷，傅沅叔也就是為袁收書的人。在武進陶氏所影印的涉園所見宋板書影裏，可以看到。

袁在中國的秘密結社的會黨中，頗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人是一位理想的「貴公子」。在天津，幾乎隨處可以看到他的字跡，他也要戲，我還記得他在一個堂會裏所演的「慘話八關」和客頭刺湯中的湯勳。在他的門下，是有着滿地一羣清客的，和孟嘗君一般，而鑒賞書籍古玩也自

漢書。周樹園書影卷二有一條云：「介州舊藏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宋板宋楷，字畫端重，是趙文敏故物，……後復震於四明謝象三。虞山自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撥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略相似。』」以上所言，正可以歸入讀書家藏書一類中去。所以雖然有些傳話傳事，因為是出於本心，所以總還值得一看。近來買書者不盡是讀書人。多半是富商巨賈於酒醉飯飽之餘，買來插架，冒充風雅。也正因為書籍也是古物，所以一不高興，大可賣掉，又可賺錢。與國積六零六初無二致，或者利率反可過之，也不一定。在阿英的夜航集裏收有一篇「版本小言」，裏邊就提到這些「藏書家」都聘有版本顧問，每天五十兩銀子。並且胡適之也就因為不肯出如此高價而遭拒絕過，這正可看出「藏書家」的醜態。如果因為想參攷而買書，自然對書的本身有相當認識，加以比較，內容的優劣自可看出。聘顧問，拿頭本去看看，目的是怕上當。換句話說也是怕賠本，此「藏書家」與讀書者之區別也。

前邊提到過的士禮居主人黃蕘園氏，在他的「藏書題跋記續」里的「近事會元」條下有云：

「蕭山李柯溪，僑居吳市，頗收古書。余友吳枚庵與之往還……」

「柯溪去官業買，人本粗豪，余雖於枚庵座中一識其面，未敢與訂交矣。其所收書，大概為轉讓計，蓋蕭山有陸姓，豪於財而喜收書。近日能收書者，大半能蓄財者，可慨也夫。」

蕘園先生的波俏的詞鋒，把這種角色的臉皮一下扯開，簡直弄得有些不像人樣了。他們最初大抵是以古董掮客的身份出現，浸至末世，這種傢伙就都掛了學者或教授的面型在市場間走來走去了。

然是其中的一類。天津是富商巨賈匯集的處所，尤其著名的應當是一班鹽商們，這情形在遷都以來是稍差一些的了。然而曾經作了幾百年的「帝京門戶」，所以也不免有一般豪商兼「雅人」之流在七十二沽之間流連，其中也夾雜了落魄的文士，如方地山樊樊山之類，詩酒唱和，實在是有些雅得裕起來了。前邊提到過的陶蘭泉氏，就是以藏書有名的商人。他的確可以當得起「書淫」的稱呼，對於書籍的喜好，可以說純然是超乎「讀」的意義的了。因此，他的收書是有名的了。還得了「陶開花」的雅號，因為他「所收以明本股本清初之精刻為大宗，而尤喜官私初印開花紙之書。緣其紙潔如玉，墨凝如漆，怡目悅心，為有清一代所擅美。」（傅增湘涉園明本書目跋）。開花紙是從清初以來才用起來的，是一種像洋紙似的有些硬而潔白如羊脂的紙。印上了寫刻的墨光如漆的書板，的確是好看得很的。古書的用紙，除掉宋板的毛頭紙和版背紙之外，普通總是竹紙。宣紙算是精品了，而演至近來的粉連，可以說是每下愈況了。美濃紙是日本貨，而國人刻書在日本所印的，倒往往有用美濃紙的。梁啟超所校印的人境廬詩草，黎庶昌所刻的古逸叢書的美濃紙本在現在已經可以算是非常的珍品了。而皮紙的明刻書，也多為一般人所矚目。舊高麗紙自然更為珍貴，只見前數年故宮更把舊存的拿來印過一些書。

幾年前在天津，曾買到羅紋紙的「雙照樓所刊詞」，是最初印的精品。而廢物利用，足以與宋本版背紙後先輝映的是一種明代的公文紙。往往見到嘉靖前的刻本於紙背有極細小的筆迹，頗似近來的油印講義似的就是極可珍貴，因為這往往可以保證印本的早，絕非後印所可比擬。涉園陶氏的收書，更有可記的：

「其收書之法，一書輒數本。一木之中又選其紙幅之寬長，摹印之清晰。以及序目題跋，必選其完善無缺，簽題封面，必求其舊式尙存。往往一書而再易三易，以漸愜意而後快。入庫之前，復躬自檢理重付裝演。被以磁青之錢，襲以縐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縐，訂冊用雙絲之線。務爲整齊華煥，新若未觸。有時裝釘之錢，或過於購求之費，而毫不知吝。」這種收書，實在已經出乎讀的意義之外了，只是着眼在有趣上。然而，也的確是有一些道理的，如上面所述，專求保存舊式的說法也不爲無識。宋元本的蝴蝶裝，不必論，明本的簽題就往往有許多別致有趣的。如「杜氏通典」明本的封面頁，多有小四方塊的簽，記明內容的題要。而「眉公秘笈」的原裝本的藍細書衣，杏黃綫的書簽，真溢滿着道家的風趣。所以一得古書，必「重付裝池」的辦法，有時也未免要殺風景的。

武進陶氏的書，因爲陶蘭泉氏晚年的困厄，已經逐漸散出。而陶氏也已經過世，後此開花之嗜，大概要絕響於書林了。然而他他的確刻印過幾部好書。他那部「涉園所見宋書影」，用玻璃板精印，在書影中可推是最佳的本子。除了故宮書影差可比擬，比較「泰山書影」是要遠勝之了。昔人曾經發明過有錢而無學，而還要傳世的不二法門，是刻書。藉別人著作來傳。陶氏大概除了「開花」的「佳話」以外，也只能借書影而傳罷。寫到這裏，不禁要想到這些愛書者不得不賣去藏書時的心境，一定是非常苦的。他們自己所說出來的比喻，「李後主揮淚對宮娥」，大概有些相像，我想唯一的善法，應當是捐入圖書館作永久的紀念的保存。如梁啟超在北平圖書館裏的紀念室是。不過也有弄得頗滑稽的，如近來雲草堂藏的藏書捐給某大學了，不過試去一翻那目錄，簡直全是剩下來的好廢紙箱。

談清代的太監

中國女人的纏小脚和男子當太監，恐怕是世界人類史上的兩大奇蹟。雖然那奇蹟都是消極的，因爲只是縮小和去掉並不會擴大或增加。

愧我對於西洋史知識的粗淺，不知道希臘或羅馬也有淨了身的男子也未？但女子纏小脚一定不會有，這是可以斷言的。然而英文中却有 Eunuch 一字，是可以譯作太監的，則恐怕在西洋的古代，也有所不免的罷！

太監的產生，照鄙意的解釋，只好歸於人類自私心的流露。因爲古代統治者視爲最寶貴的東西只有二種，一是權位，另一則是女子，而這兩者都是不許人有沾指機會的；因之常恐有人在覬覦他們。所以除於朝廷之上廣設官吏將卒以供守禦外，復恐怕於宮庭之內，禍生蕭牆，猝不及防。要避免危機，最妥當的辦法，當然乃是一個人擁許多女子以居，但沒有人服侍是辦不到的事。於是想到需要一種動物，其服役的能力和男子一樣，而却沒有一般男子的野心和慾望。爲適應這種需要起見，聰敏的人便想出了把男子「去勢」這一辦法，因爲一去了勢，對於女子，固然無法沾指，便是對於權位，因爲沒有後嗣的緣故，也足以冷却其心，真是去一雞而兩美具的辦法，於是去勢的男子便成爲統治者左右最適宜的人物，而太監的制度便大大的發達了。

我說想出這個辦法來的人聰敏，並不是無因，是有後事爲證的：試看歷史上有太監而亂亂春宮的嗎？有之，他決不是真正的太監，凡是太監未

佳的貨色。如果說前清相國的合肥李氏（李氏兄弟都入過軍機）的藏書，不過如是，豈不可笑。實在是精品已經由橫通的書買們翻揀一通，網緘而去的了。「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而某大學遺大事誇揚，特立專室，掛上「合肥李氏望雲草堂藏書」的匾額，那用意大概與「衣冠塚」相去不遠罷？

那位因德信仙的靈詩而終於坐失廣州，被擄去國的葉名琛中堂，在廣州也曾經留下過一些遺事，劉成禺氏的「廣州雜詠」中，有一首云：

「相父南來夢有神，三元宮觀額長春；鄂京舊本蠟零盡，信有方僕作替人。」註云：「葉名琛督兩廣，迎東卿先生就養督署，署中人尊爲相父。虎坊漢上所收藏者，大半攜行。……當葉事敗，東卿有書二十箱存某戈什家中。書買知中有貴物，集六千金公購之。戈什與買約，售三百金一箱，交價後方准開箱，各憑采運。開至第十七箱尙不及三千金之價，羣買愕然。開至第十八箱，皆元明本，則購價已償。開至第十九箱，皆南北宋本如價三倍，羣買大喜，相約如開至第二十箱如仍係宋元本，則案股均分；如係名人書畫，金石碑帖，須大醮謝神。箱開，所儲盡宋元明清名人畫冊法帖漢唐金石之屬，所值不下三萬餘金。此翰墨緣主人駱浩泉眼見詳說者。」這裏所述羣買的神態，真是刻畫入微，也足可代表網緘藏家舊儲入市景象。這種事大概每年總有幾次，而書市可以大掀動一下，而使書買捐客「藏書家」之流在市上走來走去，造成繁榮的景象。不過書買所希望的，是使書流入藏家之手以便將來再做一次買賣，而大抵不高興賣給圖書館。不過近來情形不同，每天打大包裏，寄往海外，毫無吝色。大概是也存了「世紀末」的預念，抱了「吃雞而犧牲雞蛋」主義的了。

笠 堪

有能亂春宮的，這可以算爲定律。至於太監而覬覦神器的，也未嘗沒有，即如清代，也有嘉慶中林清之變，禍生禁掖，漢唐五季更不必說。但太監們還是想更換一個主子仍舊做他們的太監，並沒有黃袍加諸己身的意思。只要看歷史上並沒有一個由太監出身的皇帝，便可見太監們的安分了。

因此，太監的地位便很有利了，清朝的家法，皇帝居大內日，妃嬪侍寢，須要在外面說得赤條條的，由太監用毯子裹住，然後像甘肅似的一細，擲到皇帝的「龍牀」，據說其用意乃在於防妃嬪們乘間行刺。而對於日侍左右的太監，却並不防備，可見其地位之優越了。明朝的皇帝不想信大臣，因爲他們都有兒子，於是專任沒有兒子的太監，往往命太監出典重兵；雖然明代的天下十九送在太監手裏，然而皇帝在殉社稷的時候，却情願和一位太監同歸於盡，可見明季士大夫之地位，實在不及太監遠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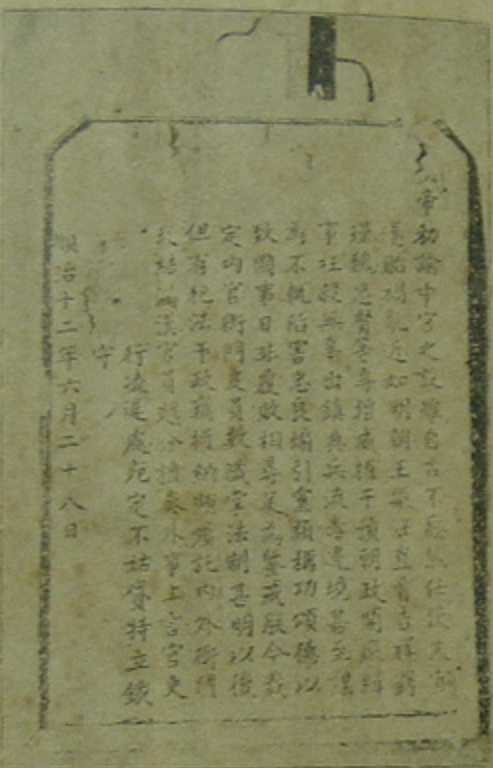
歷史上最早和最著名的太監，恐怕要算春秋時晉獻公手下的寺人披了。在左丘明的筆下，他真是一個栩栩欲生的太監典型，凡是後來太監陰險狠賊以及趨時討好的個性，無不在他歷任晉獻。晉惠和晉文三朝的事蹟上看出來，因之，讀歷史或是看舊戲的人心目中，除了碌碌無聞的太監外，凡是略露面目的大瑜奄寺，都先存一個惡劣的印象。這原因也很簡單，在太監的本質上講，究竟都是由沒有智識的市井無賴出身，並不會受過聖賢賢傳士大夫式的教育，其去淨身人侍，原是迫於饑寒的不得已之舉，決無

一個世家子弟立志去做一名太監的。既經失學，又被皇帝溺於所親，那班小人還幹得出什麼好事來？若其陰險狠賊之個性，則並非個個扶輪以俱來，而是由於後天的原因，這只好由薛格蒙·佛洛伊特(Sigmund Freud)博士的心理分析的學說來解釋了。中國古時的人物批評太監，總說他們是性近陰，故其陰險狠賊的個性與女人相似。這話雖亦不錯，和佛洛伊特博士的見解有點相近，但未免厚誣了女性。其實太監之所以如此，乃是性慾抑制的結果，成了變態心理，以虐待他人毀滅他人看他人倒幸為快，若說他的個性近女性，倒不如說像老處女或是守節的寡婦，較為近理。那三種人物的使人討厭，其原因是同一的。

歷代太監之禍，總算無代無之，東漢十常侍以降，指不勝屈，李唐五季，弒君廢立，尤駭人聽聞。到了明代，二百數十年的天下，簡直完全是太監的政治。我曾主張改寫一部明史，以太監為經，以一切政事為緯，一定可以明白不少。究其原因，乃明成祖以太監的內應取天下於姪子之手，視太監為從龍之臣，遂使宮內給役奔走之近侍，其地位與三公三孤相等，其重要且有過之。晚明的政治，太監的地位有些和滿清的領班親王相等；司禮監是議政親王，恰似明初和宋唐的眞宰相；秉筆監是宋的知制誥和清的軍機大臣，因為明代的皇帝大都不大會寫字，或者懶得執筆，一切便由秉筆太監承旨批答；領東西廠衛的，竟和現代世界各國的祕密警察一般，可不經由三法司衙門而施行國家刑罰的大權，再加上出典重兵的監軍，其權力則簡直是大將軍了。以一個朝廷的軍政大權，操之於宦寺小人之手，明代之欲不屋，真是不可能的了。

明代的太監，自屢成「土木之變」的王振算起，以至於劉瑾、汪直、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官官吏口口口口，口（按：「賢否者即」四字漫患）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口，口口口守（按：「牌世世避」四字漫患）。

清世祖勅諭



按東華錄順治二年六月辛巳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禮部禮部禮部云十三衙門者順治十年六月立首為乾清宮執事次司禮監御用監內官監司設監向膳監向衣監向寶監向馬監皆設同謹查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近區與寺人兼用十一年十月增設向方司寶為十四衙門嗣改設司設監向寶監向衣監向寶監向馬監向衣監向寶監皆設同謹查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近區與寺人兼用十一年十月增設向方司寶為十四衙門嗣改設司設監向寶監向衣監向寶監向馬監向衣監向寶監皆設同謹查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近區與寺人兼用

所謂內十三衙門者，指順治十年六月所設之：①乾清宮執事，②司禮監，③御用監，④內官監，⑤司設監，⑥尚膳監，⑦尚衣監，⑧尚寶監，⑨御馬監，⑩惜薪司，⑪鐘鼓司，⑫直殿局，⑬兵仗局，至並博（康熙皇帝）踐詐，悉羅諸內衙門，設內務府總領其事，當時內十三衙門，均有一鑰牌高懸，以資標識，恐怕到現在還在。附圖乃複印故宮坤甯宮所藏，

曹吉祥和魏忠賢，其罪惡昭昭不勝書，剛復英明如崇禎帝，也還是和太監結不解緣。人主溺於所親，少長於這些人之手，到後來便無法擺脫，非把天下性命都送掉不可，真是令人可怕得恨。

但是到了清代，三百年中却是太監最失勢的時期，雖然到了末葉，也有些蠢蠢思動起來，但和明代一比，便小巫見大巫，不可同日而語了。這不得不歸諸清初諸帝的家法，使後世雖有昏悖的子孫，也無法十分違背他們的祖制，故清季那拉后所最得寵的李蓮英，並不敢公然為非作惡，因為比他早一步的安得海之前車，已使他胆寒了。

所謂清初的祖制，乃是福臨（順治帝）於順治十年六月の上諭，也便是使安得海送命的家法：

寺人不過四品，凡內員非奉差遣，不許擅出皇城，不許干涉外事，不許交結外官，不許假名置產。其在外官員，亦不許與內官互相交結，如有覺察糾參，審實一併正法。

據「東華錄」載，順治十二年六月廿八日，又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鐘牌敕諭，以防不肖子孫玩忽，其防閑之嚴密，可謂無微不至，滿洲雖起家漢北，沒有高深的文化，這等清極的政治施設，却令人為之心折不已，鐘牌敕諭云：

皇帝勅諭：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豫朝政，開廠緝事，枉殺無辜，出鎮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為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稱功頌德，以致國事日非，覆敗相尋，足為鑒戒。朕今裁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屬託內

亦已不是順治間的舊物了。

關於滿清太監史料的史籍，有近人清室遺老金息侯（榮）所輯印的「清宮史略」一書，乃根據「國朝宮史」而成者，內分訓諭、官殿、經費、官制、書籍及典禮六門，述清宮太監制度甚詳，文獻中則有「欽定宮中現行則例」，借僅見其「訓諭」一門的殘葉，大致即金息侯氏所由輯錄者，所載均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對太監之語誠，如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初三日上諭：

近來太監不守規矩，與各宮內女子認親戚叔伯姊妹，往來結識，斷乎不可，太監等在內庭當差，女子等在內宮答應，各有內外，嗣後務當斷絕交結，如仍不能斷絕，總管與本宮首領即行置之重典。自降旨後，若經察出，奏不奏亦任爾等，朕自有處置。

連宮內的女子也不準太監們交結，不要說外官了，回顧明季魏忠賢及客氏之勢傾朝野，其相去真不啻天壤。胤禛（雍正帝）素以英刻見稱，其於駕馭太監尤嚴，踐詐之初，即於元年八月十三日諭太監云：

太監等見外間諸王大臣官員進內，必須起身站立，行走之際，必然讓路，存一番恭敬方是，若科頭脫帽，斜傍踞坐，不但於禮不合，即觀瞻亦甚不雅。現今雖無此等之人，恐日久懈怠，漸至無禮。爾總管不時嚴傳與衆太監：日後倘有此等無禮之人，經王大臣等參奏，定不寬恕，將爾總管奏事首領一併治罪。

明代的司禮監，在朝廷與宰相三公同起坐，位次且居其上，在清代即降為奴才的身份了。雍正十三年，有官殿監督侍領內官衙門太監蘇塔盛儀與莊親王並坐接談，即被嚴旨申斥治罪，諭旨長至數千言。雍正三年，太監

劉裕爲一廢員謀開復，即被胤禛鎖禁治罪，株連甚衆。此與禮親王「曠亭雜錄」所載：「內監演戲飾常州守，甚得胤禛歡，呼前賜酒食，內監忽問今之常州知府爲誰，即被干涉政事之罪處斬一事相類，可見清初御太監之嚴了。

弘曆(乾隆)之駕馭太監，雖不似其父胤禛，然語誠之諭旨，連篇累牘，所以像他那樣好大喜功之主，自號「十全老人」，可以產生和坤那樣權臣，却不曾有過一個弄權的內侍，這都是由於駕馭得法。即如和坤，雖爲小人，對待太監也極不客氣，並不如後之權臣專以交接近侍爲事。其時軍機處太監有背地呼大學士梁國治名者，和聞之即大怒，謂梁爲朝廷輔臣，安得直呼其名？立杖數十，命其人到梁處叩謝始已。乾隆年間更限制太監的讀書，據劉若愚「明宮史」載：

內書堂讀書，凡收入宮人，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擇日拜至聖，請詞林老師，每一名各具白蠟手帕籠，掛香爲束修，每給千字文四書，派年長八人爲學長，有過，詞林老師批付提督責處。

因爲明代皇帝不大寫字，便教習太監讀書，以備將來秉筆監之選。滿人入關，仍因舊制，於萬善殿派漢教習一人，專課年幼太監。弘曆以爲太監僅供灑掃奔走，何裨於學，乃諭云：

內監職在供給使令，但教之略知字體，何必選派科目人員與講文義，前明奄豎弄權，司禮秉筆，皆因若輩通文，便其私計，甚而選詞臣課讀，交結營求，此等弊政，愈宜痛絕，現今讀清書之內監，在長房一帶，派內府之筆帖式課之，至漢書亦派筆帖式之會讀漢文者教授，所有萬

丁公奏上朝廷也，皇太后問恭親王及軍機大臣法當如何。皆叩頭言祖制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請令就地誅之。醇親王亦以爲言。命既下。天下交口稱頌。

薛福成是當時名臣。自然不敢直書朝廷隱事。然於詞句中已可見到微意。否則。一區區太監之被誅。何以當時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均爲之喝采呢？(按：「庸庵筆記」：伯相合肥李公閱邸鈔。斐然起。傳示幕客。呼丁公字曰：稚璜成名矣。曾文正語福成曰：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醫爲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但據「清朝野史大觀」「安得海之異聞」條所載。則安得海竟如毒毒故事。其出都之舉。發自西后。並得同治帝及東后之贊助。陰由兩人密謀令丁寶楨殺之，假手於祖宗制度。使那拉后無法可以營救。否則。丁寶楨何以有那麼大的胆量呢？

更有一事可稱是欲蓋彌彰的。乃是安於伏法之後。裸屍暴市於濟南府三日。以釋天下的猜疑。然而安知所暴者非安的真身。而爲安的隨行小奄呢？相傳因暴屍一舉。那拉后深德丁寶楨。所以孝貞后去世後。那拉后專政。不但不加罪於丁。反而超遷爲四川總督。卒諡文誠。這大該一和暴屍之舉。不無關係的罷！

殺安太監的，固然是丁寶楨或同治帝及孝貞后。然實際上執行此刑罰的。却是上述順治所立內十三衙門鐵牌。「清宮詞」有詩咏其事云：

鐵牌深鑄未曾刊。 矯詔俄聞遣內官； 祖訓煌煌齊衆寶。 聖明中外仰慈安。

註云：「國初鑄於前明瑞麟。世祖時特鑄鐵牌。論十三衙門。立於神武門內。於以防杜漸者。垂調養嚴。同治已巳。有藍翎太監安得海者僞稱奉命至蘇州採辦珍珠。自天津乘船南下。行至山東。驕縱不法。道路震駭

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永遠革除。

弘曆除於禁革太監讀書，以愚其性外，更爲防止其與外間交通起見，把凡預奏事之役的太監，一律更其姓爲「王」；這樣一來，凡是奏事的，都是「王公公」，外面難以分辨，交結之舉，便較困難了。弘曆御太監之法，真是無微不至的了。

清室自嘉慶道光以降，均爲中主，同治光緒又均爲童蒙，都能够守成，不會讓太監有一些抬頭的機會。直到那拉后垂簾聽政，盡廢一切祖制成訓，才有安得海李蓮英之流出來。

安得海之獄爲清季宮闈隱事，傳說異聞甚多，安爲直隸南皮人(凡太監一業，大都由直隸河間獻縣南皮等處的人充任，視爲專業)，傳說入宮未曾淨身，因得那拉后的歡心，漸漸驕縱起來，恭親王亦訴罷議政王權，即爲安所中。同治八年，安奉那拉后命赴廣東，被山東巡撫丁寶楨奏發，奉旨就地正法，據無錫薛福成「庸庵筆記」云：

……其秋安得海果出都，公(丁寶楨)即奏聞，奉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安得海矯旨出都，舟過德州，僭假無度，招搖煽惑，聲勢赫然，着直隸山東江蘇總督巡撫迅遣幹員嚴密擒捕，捕得即就地正法，毋許輕縱。而丁公初具疏時，聞得海已南下，亟檄知東昌府程繩武追之，繩武窮蹙，馳騎烈日中，踵其後三日，不敢動。復檄總兵王正起發兵追之，及泰安，圍而守之，途經濟南，當是時，朝旨尙未到，而安得海大言我奉皇太后命織龍衣廣東，汝等自速戾耳，官吏縛焉。丁公念朝旨未可知，欲先論殺之，雖獲重譴無憾，知泰安縣何毓福長跪力諫，請少待之。會朝旨未至，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得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方

。這撫丁寶楨派員擊獲至省。具奏請旨。孝貞皇后平日用人行政，委委之孝欽皇后，不輕發言，獨於此案，力持大體，謂宜遵守祖訓，就地正法，不可輕縱。一時中外交相稱頌。得海既伏誅。寶楨令陳尸三日。其隨從太監蘇拉鑲手。均斬絞殺黑龍江如律。」

安得海之伏誅。既由於祖訓。然亦其跋扈飛揚所致光緒年間尙有太監寇連材之獄。其動機則全爲忠君愛國。和安得海完全相反。而結果則與安相同。戊戌庚子之際，光緒帝遣那拉后幽閉。過其非人的生活。而那拉后日事嬉戲。開闢鄰邦。國事日非。奏事處太監寇連材年十八。素得那拉后寵愛。激於忠憤。忽上條陳十事。大致請止演戲。請廢頤和園。請返宮辦事。請免修鐵路。請革李鴻章等等。那拉氏親自訊問：

后曰：爾不知祖制。內監不准言政事乎？

寇曰：知之。然事有緩急。不敢拘成例也。

后曰：爾知此爲死罪乎？

寇曰：知之。拼死而上也。

寇連材的處死刑。也是和安得海一般的違了祖訓。越職奏事。其事雖甚可哀。然於清廷整個太監的制度看來。却是一件值得稱道的事。雖然那拉后假公濟私。她既知處分寇連材於後。焉有遣安得海出都之舉於先？也

不足爲憫了。因之以李蓮英的寵幸和權勢。正不難造成清代的魏忠賢。然而。正因有入關時的祖制在。以在宮權權達數十年之大寇。還只能終於四品藍翎太監。不能來其頂而黃其掛。與捐班子弟會一日之長短僅。以苞苴賄賂遂其私慾。不敢明目張膽陷害正人君子。後人讀史至此。不得不欽佩清初諸帝的深謀遠慮了。

談神仙

海鳴

我雖學佛，但不修談神通，是早已表過了。然而我又非不承認佛之

有神通，愛之佛經可解釋，經咒卻為不可思議，我也是知道的。只以為神通當惟佛能之，以我佛四智皆從，一心圓現，清淨本然，無有障礙，自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境通，漏盡通的六通，聖凡以此為分別，我等凡人，能求其稍解佛法，已非易易，曷能奢望其即有神通，且亦不必需要此神通。故神通云云，不必信其有，亦不必斷言其無，如僅資談助，則大可還談神仙，亦無所礙。因為中國自古的儒家，雖非宗教，然亦是信神的。其神的起源，無非為了敬天。周禮：「大司樂以祀天神」。即是以天為神的最古的根據。沒假由天而及地，所謂山川后土，亦無不在神祇之列，則因天地所覆載，一切庶民利賴以生，遂以天地的化生作用，尊之為造化造物的主宰，亦若人間之有帝王。故天神亦即天帝，與後來耶穌教的尊上帝亦復相若。久之，以祭祀的興盛，由山川后土推廣出更多的神祇，便是古先王有功於人類的，也一律列入祀典，同以神祇看待了。但這又還是神祇，尚非後來所謂的神仙。至於由神而及仙，此仙字本尚是指人而言的。仙，从山，明明只是山中人而已。山中人何以便得為仙而與神相等？則係發源於中國的道家。道家初從緯經上考究些五行讖緯之學，原只是一種方士。由方士的修持，據說能辟穀修煉，得長生不死之術，當然也是極不容易，并且非隨人隨地可以任便修煉得來的，故又必

彌陀佛，道教授亦稱無量壽佛，不但同樣稱佛，并且把釋典中的無量壽佛經，也照式重改了一本。

於是，聰明的道家，更顯出是佛教不可力敵，只有逐漸加以巧妙的剽竊與熔化，利用中國社會素來信奉多神教，竟藉此擴大了神仙的範圍，把佛教中諸佛菩薩也包含了進去。好像神仙領域最廣，也不分界限，不論神與仙人，亦不拘儒釋與道，乃統以神仙二字來合并了它，乍看去，真好似道教雄心勃勃，故神其說，把佛教全吞并到道教中去了呢。我在從前所弄光的藏書中，記得曾收藏有木版大字本「歷代神仙傳」二大函，共二十冊，一名神仙綱鑑，便就是那樣純以神仙為世界而無所不包的東西。本來，各種宗教，都各有其創世記特別的編製。中國儒家所蒐集的上古史，記些三皇五帝，所指紛紜不一，實即半屬於神話。道家中編輯神仙綱鑑的人，便利用此點，另創出道家五行的創世記，把所有上古的歷史，全編到道教的歷史上去。書中以世界乃水星及金星所創造，三皇五帝，便都成了道教中原始的神。老子以後，道教確立，連儒家的孔夫子，也拉來作陪襯，說是水星之子。其後成王敗寇，戰國秦楚之際，歷史上王侯正多，也一體加以神仙待遇。并於封神演義以前，使西方的佛祖，也與中國道家認成了一家。甚至於像新莽那樣的亂臣賊子，也附會成神話，說是赤帝子漢高斬蛇，蛇頭變成王莽，蛇尾變成蘇獻，特來報那芒碭山一劍之仇，而卒為另一神祇化身的光武帝所滅。是固也分出邪正，但邪的也能在歷史上做出一番大事，終承認他還是有來歷，仍不失為一種邪派的神仙。故所以道教的

神祇社會，與神仙世界史，倒確是主張大同的。近來有一種人創建道院，索性廣其說以假世界五大宗教大同，與宗教大聯合，竟連耶回二教也拉上

須講究個深山修道，要找那沒有人間煙火與塵氣的仙山上去修，而成了山中隱士與山中仙人的身分。其實這神仙，也不過是平常人庸凡的對稱，并非是一躍而便是神，只因後來道家之道日盛，漸漸又完成了宗教的典型，變成了道教，竟意以上帝玉帝及老君為重，遂亦附會到原始的神祇上去，神乎其神的面合稱為神仙了。

道教，不但神仙由之而生，一切多神的中國所謂各種神仙，也由之而立，倒的確是中國國產的獨有的宗教。儒家只敬天敬神，別無神道的儀式與傳說，實非宗教。其與道教對立而并稱宗教的，實只有西來的佛教。當東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身長丈餘，頂有神光，飛至殿廷，且問羣臣，太史傅毅奏道：「臣覽周書異記，昭王時有五色光入貢太微，太史蘇由，謂為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一千年後，聲教及此，勅石為記，陛下所夢將必是。」明帝納其言，即遣中郎蔡愔等十八人往西域求佛法，至中天竺月氏國，遇梵僧攝摩騰竺法蘭二人，奉佛經象，返至洛陽，館於鴻臚寺，後建精舍，因係白馬馱經而來，命名曰白馬寺，最初譯出四十二章經，是為佛教來華之始。但其時中國固有的道教，已粗具規模，自有點排斥外教的意思，於是五嶽道士也就是山中山仙人的褚善信等千二百人求試真偽，帝許之，為築三臺，分置釋道經典，舉火焚燒，道經頃刻俱燼，佛經光燄煥發，道士等服了輸，遂多皈依佛教，又另新建了十寺，城外七寺安僧，城內三寺安尼，佛教三寶，於以悉備。然道教卻并未全滅，有些聰穎一點的，反藉此極力模仿佛教中的法門，也逐漸把道教的宗教儀式，滲些佛教儀式進去，終於也完成了道教，仍與佛教對立了。但道教的完成，究是受佛教的影響極大，一切模仿性也在在表現出來，如佛教稱阿

。但無形中還是以道教為尊，利用老君之老，推他出來做老大哥，與孔子，釋迦，耶穌，謨罕墨德，換上了金蘭譜，在玉皇大帝與元始天尊主盟之下，結拜成為異姓兄弟。好在五大教主都是亞洲人，倒真也在世界史上合得攏來。只是還有一點不合邏輯，玉皇大帝，原無異於上帝及天帝，卻不應該硬派一位有姓有名的人來做。道家的玉皇，據說是姓張，并似乎在某一朝代上實有其人，於此就不免令人發生一種疑問，這位姓張的上帝，是誰推選的呢？在姓張的以前，難道天上就無有上帝嗎？上帝應與天地以俱來，那麼，姓張的未即位以前，又是誰人作上帝呢？為了這畫蛇添足，并似乎還易起爭端，後人以為姓張的能平步青雲而作上帝，他人比他來頭更大的又有不能？前幾年，有人扶乩，便硬稱玉皇辭職，以關聖帝君代理攝帝位，越發的萬眾翕然，無有異議，可謂功高震主，使張官家有不得不被迫遜讓之虞了。

照這樣說來，神仙雖高超異常，卻似是人人能做，甚至於即是眼前在世的凡人，只須有造化，有福分，有很好的享受，便也是飄飄若仙，有若神仙中人，不必定向紅塵外深山中去求了。然而神仙卻又不是完全易做的，因為做了神仙，也還有神仙應遭之劫，在封神演義一說部中，把這種神仙進來遭劫。那裏面殺氣重重，據說分別又要有十座小陣，頂凶險的有什麼寒冰陣，可以把神仙凍結起來，成了僵尸，休想再能動彈。又有什麼烈火陣，能消魂散魄，剝骨吸髓，不但把神仙的軀殼，付諸消滅，即一絲元神，亦可沖淡為一縷青煙，冉冉上升，化為烏有。雖然，那裏面也并不

盡是絕地，按著八卦排列，也自有一種生門，可以逢凶化吉，遇難重生，但生門上另有法寶在門檻邊埋伏著，非同派的神仙深明究竟的，絕不能輕易闖得進去。似乎神仙也自有門戶之見，表面上分什麼邪正，實際也無非是互相剋制，互相殘殺，仍要拚個你死我活，那拚不過的也只好自認爲異類與邪教罷了。

不過神仙究竟是神仙相顯的，雖說封神演義中，誅殺了邪教的神仙不少，連正派的神仙，也多在在數難逃，但死後三魂渺渺，被引到封神台上，仍是一榜封爲神仙，無有差別。即昏聩如紂王，奸佞如費仲飛廉，妖如妲己狐精，異類披毛戴角的如梅山七怪，也都不失爲神仙之位，死後仍一律受人間神壇上的香火供祀。

只還有一點點不易解的，封神榜所封的神，事前老君與釋迦及通天教主等，固皆共同密封，有一定的配備，才由姜子牙得心應手的一個個俱拘到封神台上去，使諸神歸位，便似乎已把人世間一切的神全封完了，自五嶽名山以至各種職業各種疾病，均已封有專神司掌下來，已似再無遺憾，大有神仙滿額，封得異常的飽和了，但封神的神子牙，以及周營中死不了的李靖楊戩哪吒諸將，他們遲早也都得去世，卻又補封他們爲什麼神呢？又有誰來再封他們呢？目下，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餘如托塔天王二郎神等，因仍皆有神仙位分，難道又是另外一付封神榜所補封的嗎？

據我看，大約也是可隨時補封的，所以周朝以後，在神仙綱鑑中，隨時補封的神仙，還是很多，決不會有神仙滿員關門不再收納的事情，凡努力於要做神仙的，大可不必灰心，你們就慢慢的聽封罷。

宣稱中國已臻民主爲不怕難爲情。據該報之言，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即蘇聯，因爲蘇聯有著最民主的憲法在。這可觸怒了中蘇文化協會的會長孫科。當他蒞港之初，向在港黨員所作的一次演講中，就把這批民主論者痛斥了一頓，並述蘇聯人民全須有一身分證一點以示蘇聯的並非最民主。孫氏的講詞及另一痛斥那批民主論者的談話在各報發表之後，籍蕪茅盾長江周鯨文四君就在華商報上發表一封公開信致孫有所「請教」，措辭極客氣，並且別無下文聲討，大失戰士之風，使局外人莫明其妙。

此報初期的連載鉅著，是籍蕪君的「抗戰以來」。這鉅著後來印成一厚冊，聽說銷路極佳。文分數十小篇，記述抗戰以來國民參政會內幕及中宣部檢查情形，以及鄒君半生心血結晶的生活書店數十分店之被「非法封閉」經過。作者本善嬉笑怒罵之文，中宣部檢查和生活書店被封內幕又多驚鬼神之舉，寫來如畫，大受讀者讚賞。但也有人說鄒君此作是懷恨洩憤之書，並不如序文所說的爲了國家前途思借楮墨有所貢獻。事實也許如此，因爲全文絕無怨道，把國民黨罵得狗血噴頭，換句話說鄒君此作是破壞的（破壞國民黨）而非建設的。而且所述是一面之詞，實情究竟如何，也有疑問。

要求釋放張學良也是華商報的豐功偉績之一。發動此要求者原爲周鯨文。周君東北人，據說和張學良有葭萋之誼。他在七七事變後很早就到香港作寓公，出資辦一半月刊名時代批評。初時銷數無幾，及去夏「民權運動」專號一出，銷路激增。這期民權運動專號表面上是爭取人權，骨子裏是代張學良要求官權。華商報梓鼓相應，也大唱張學良應予釋放論，此呼彼應，鬧得震天動地。據說張如不作囚徒，鮑（文樵）胡（毓坤）就不會

香港追記

夏曼

(一) 記華商報晚刊

三十年春在香港發刊的華商報晚刊，有些人稱之曰日本飛機報，喻其天天向重慶投彈也，又有些人呼爲俄商報，則是不滿其連篇累牘的捧俄親共論調。此報編輯方面的主持人，聽說是長江，胡仲持，惲立羣諸君，言論撰述方面，爲籍蕪，茅盾，千家駒，金仲華等諸大「文化戰士」。日出一張，第一版電訊社論，第二版專論通訊，第三版副刊燈塔，第四版港聞。社論照例不署名，論調是對內痛罵貪污，及指責重慶政府的每一政策設施，大有百無一是是重慶之概。對國際時事方面，在德蘇開戰之前，常攻擊英美，指他們有在遠東造成慕尼黑黑會議之圖，名之曰遠東的暗流，又說歐戰是帝國主義戰爭。等到德蘇戰爭爆發，邱吉爾大言盡力援蘇，這張俄商報就立即恭維起英國來，譽邱吉爾的援蘇演詞是「高舉正義之劍」了。於此使人明白這批文化戰士們心目中的所謂正義，是以援蘇爲尺度，至於該蘇聯之作爲是否正義，則應無庸議，天下無不是的蘇聯，正義只蘇聯一家別無分出也。

此報的拜倒蘇聯，真個是無微不至，當日蘇五相尊重外蒙滿洲的領土主權時，香港各報自然不無微詞，獨華商報力排衆議，認蘇聯此舉乃理所當然者。

華商報又力倡民主政治論，否認重慶是民主政府，並指重慶的向英美

在南京建軍。這就引起了反駁，一位是「荆紫」，據說是張季贊君的化名，在大公報發表一文，說張學良的公權尙未恢復，現受看管，理所當然。另一位是陶希聖君，亦在大公報發表一文，勸周君等不要以此來增張氏的聲價。兩文發表之後，華商報立即反攻，對於前者，說張氏的公權早已恢復，引當年載有國府命令的報紙爲證，痛斥荆紫君的胡塗。對於後者，則向陶君盡譏笑之能事，大有別人都好開口，獨你陶希聖最好免開尊口之意。

要求釋放張學良運動不但在報紙刊物上大呼小叫，並向剛剛抵港的蔣氏政治顧問美人賴迪謨攔與告狀，給賴的一封信東北同鄉公開信就在華商報上發表，洋洋灑灑，不失爲一篇好文章；但賴迪謨究不過一顧問而非太上皇，結果之並無准予所請，實亦勢所必然。

華商報既對重慶實施總攻，重慶在港各報刊自然不能袖手，於是衆管齊下，痛加反擊。但都止於三言兩語，其中最使人感覺鋒利者，爲簡又文君主辦的大風半月刊上的幾首打油詩，對華商報派大加譏諷。惜原詩不在手邊，無從抄引。此外大華烈士（簡君筆名）並在大風上設計一漫畫，題爲「隔岸觀火圖」，指鄒茅等對戰爭只說不打，並另有小文斥責。結果是給時代批評痛罵一頓。

到後來華商報與重慶的互相水火至於極點，可於該報的不見蔣氏七七（或八一三）演詞一點見之。蔣氏演詞各報皆有而華商報獨無，讀者稱奇。初以爲該報不登，及後始知係中央社不發。現在香港已陷，同歸於盡，前時恩仇，想已皆泯了罷。嗚呼！

古今文選

革命之決心

汪精衛

吾黨之士，關於革命之決心，爲文以論之者屢矣。顧吾以爲既欲以此爲吾人之決心，則其言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約也，因約言於左。

○革命之決心之所由起，其在於吾人惻隱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於此矣。惻隱之心，至純潔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此之謂仁。爲惻隱之心所迫，雖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此之謂勇。仁與勇，盡人所同具也，至於乍見之而後動心，介於其側而後往而全之者，非謂耳目所不及，即可忽然置之也，以無所感，故無所動耳。是以能充其惻隱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慮及之焉。思慮之所及，舉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一繫諸其心，若耳聞而目視，是則其怵惕惻隱之心，無時而不存，而在狂奔

焦然無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顛，蓋出於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釋其憂思也。然雖如是，其遂足以釋其憂思乎？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其數無窮，則吾躬之憂患亦與爲無窮，君子敢於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躬，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要皆爲此惻隱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吾人之決心於革命，孰非由惻隱之心所發者，人必不忍其同類之死亡屈辱，而歷史之所紀，父老之所傳，亡國之慘在人耳目，此道既往而生惻隱者也。人心醉而末由醒之濁而未由清之，目擊蚩蚩之民，辛苦憔悴，爲人踐踏，乃無異於牛馬草芥，願身受者不能自脫，坐視者莫知所救，此撫現在而生惻隱者也。由既往以至現在，其每下愈況已如此矣，由現在以推將來，其將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歟？抑窮則變，變則通，剝極而復歟？此思將來而生惻隱者也。德之不建，民之無援，使人陷於沈憂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鬱積以成革命之決心。是故其決心至單純也，至堅凝也，心之所向，無堅不摧，有一日之閒暇，則旁皇如無所歸，有頃刻之逸樂，則踟躕而不安，其居所藉以祛憂煩而致毒瘴者，惟勞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無他，惻隱之心，能使人宅於憂患而於安樂去之若將浼者也。孟子有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無他道焉，充實其惻隱之心而已。苟其心懸於天下之疾苦顛連而無告者，則身雖富貴，適使其惻隱不萌之心

爲之滋甚，至於貧賤，則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既不自拔於貧賤，吾一人又何擇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蓋仁者必有勇，於情所不能忍者，必不忽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雖萬死而不辭。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爲之，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裕之度量者能有之，由惻隱之心而生之勇氣，能使威武爲之屈，詎有屈於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惻隱之心者，則貞固之節，入水火而不渝，必不於生死去就之際，有所遲回以玷其生平也。雖然，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屈於威武者，惟小人之所爲耳，卓犖之士，克自振拔，常不爲其所羈。吾今乃於富貴貧賤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爲名譽，無賢無愚，咸耽於是，雖以仲尼，猶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則幾等於口頭禪矣。夫名者，實之賓，名非有累於人也，然而於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以名之不已屬因而灰敗者有之矣，甚則因而變節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爭名之故，君子之相殘甚於小人之相殘，壞植敗羣，於今爲烈，名之爲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於未擴充其惻隱之心而已，誠使惻隱之心而能擴充，則好名之念未有不爲之剋滅者。余小子不敏，嘗服膺於王陽明之言，每讀其答蕭文蔚書，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蕭子之言曰，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誠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爲不少，其信道之篤，已可謂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陽明之意則以爲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不信，蓋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於吾身，所以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以斬天下

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執拗而爲之，良由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爲至誠也。使人能以此心爲心，則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無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已無與也。天下非之，終必斬其志之得行，於己亦無與也。悠悠之毀譽，甯有所輕重於毫末耶！夫富貴貧賤，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雖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從者也。至於名譽，其得之之樂，有甚於富貴，失之之苦，有甚於貧賤，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則又過於威武，前三者爲常人所不能免，後者則雖高才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擴充其惻隱之心者，則此四者不撥而自去，而其心乃純一而不雜矣。夫純潔者，必有勇，所謂無欲則剛也，惻隱之心迫於內，則仁以爲己任，雖殺身而不辭，斯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也。義理之勇，其可見者有二，一曰不畏死，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以生之有可戀也，若夫爲惻隱之心所迫，則接於目充於耳者，皆顛連無告者之憂傷憔悴之色與其呻吟之聲，既不忍於旁觀，又不能拯之出於水火，吾何爲生於此世乎？則觸覺生之可厭而未見其可戀也。夫以生爲可厭，則其不畏死無難矣，然人情莫不戀其所親，吾人於此，豈獨無所感乎？顧天下人之愛其親，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親，而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親乎？吾於家庭之際，至難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際之難同於我或什千百於我者，則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愛親之心併而合於愛同胞之心，而死志決矣。自以力之微無以致其愛於同胞，又無以致其愛於親也，以一死絕其愛焉。而於其將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親也。於此知愛親之心，與愛同胞

之心，實爲一物，而無關於公私，即純然憫隱之心是也。二曰不憚煩。志於革命者，以死爲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責，故未死者之責任，不可以不盡也，常人樂生而惡死，哲人反之，則惡生而樂死，其所以惡生而樂死者，以憚煩故耳。世之昏濁甚矣，陽明有言：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譏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嫉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齟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人情之險巇若此，孤潔之士，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絕人逃世，同其身於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以自殺。其次則險譎之士，操老子之術，以柔制剛，以靜制動，顛倒一世之人而巧於自全。又其次則爲鄉愿，同流合污，闒然以媚於世。夫老氏之徒與鄉愿，皆習知人之情僞，以巧立於不敗之地，其爲自私自利無足論。至於絕人逃世者，迹則高矣，然推其用心，由於憚煩，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見所由生，在於未充其憫隱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憫隱之心者，則必不爲一己計而爲衆人計，目擊天下之紛紛藉藉，禍亂相尋，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當其際，而無所却，即令所接者無所往而非傾險之人，所處者無所往而非陰鬱之境，而其至誠惻隱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間，憂患雖深，不改其度，事變之來，不失其守。陽明所謂當正到快意時，縱然能忍氣，意氣正到發揚時，自然能收斂，憤怒將

欲正到發揚時，雖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蓋觀於克伐懲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應萬變而不窮也。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蒸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燦燦，轉瞬之間，即成燼燼，然體質雖減，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離，火不能離，水火交煎逼，會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水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啗飯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餐之。

編輯後記

長樂葉秉異先生，詩書文章，名滿海內，本期特承惠賜愛居閣雜談一節，名家手筆，自是不凡，以後並將陸續刊登，讀者諸君，拭目俟之。周佛海先生之大名及其政治歷史，無人不知，本期中本刊記者之特寫，將周先生之個性及私生活記載甚詳，爲一般人前所未聞，彌足珍貴，文字尤暢達整潔，讀之如見其人。著名金石家羅雪堂先生，年已歸道山，聞者惜之。本期中所刊集靈篇一文，係其親筆遺著，其中所述一生事蹟，關係學術及政治者至鉅，殊爲極名貴之珍文，全文至長，約四五期方可刊畢。郁達夫先生之「毀家詩紀」一文，上海方面最初刊出者爲民國廿八年三月二十日出版之「時代文選」創刊號，該刊出版後，初版再版，頃刻售罄，後來未暇該文者紛紛致函本刊社長，請求三版，朱社長苦無以應，本期中適有易伽君之郁達夫與王映霞一文，因將毀家詩紀附錄在後，俾償前闕。汪精衛先生文章事業，震鐸古今，本期中古今文壇所刊革命之決心一文，係先生三十年前在民報第二十六期之作，署名「守約」，庚戌蒙難入獄時藏於衣襟中者，沉痛熱烈，實爲不朽之作。其他各文如褚冠先生之「蠶魚篇」，許斐先生之「齊百石」，何海鳴先生之「談神仙」等文，亦各有特色，值得一讀。

國民新聞

每月六元 半年卅四元
 國民新聞周刊 每期二角半 半年五元 全年九元
 金瓶梅畫集 每集七元 預約八折



認識世界
 治經濟
 社會文
 藝之最
 佳讀物

國民新聞叢書

- ① 社論集.....二冊五元
- ② 風雲人物誌.....一冊一元四角
- ③ 近東問題.....一冊一元四角
- ④ 今日之蘇聯.....一冊一元二角
- ⑤ 太平洋問題.....一冊一元二角
- 以上各書業已出版——
- ⑥ 藍衣社內幕.....一冊二元
- ⑦ 不愛江山愛美人.....一冊一元二角
- ⑧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冊一元二角
- ⑨ 與各國軍備.....一冊一元二角
- ⑩ 戰時日本.....一冊一元五角
- ⑪ 太平洋戰爭探討.....一冊一元五角
- ⑫ 美國的國防工業.....一冊一元五角
- ⑬ 美國的戰時經濟.....一冊一元五角
- 以上各書預約八折——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電話二一六七二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代理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九二二一三

定價 3000
 上海旧书店

時代之前驅 晚報之先鋒

時代晚報

言論公正 特稿豐富 電訊翔實 副刊雋永

每日下午四時出版

館址 朱貴路 電話 二二五九 二二五八

時代晚報